



詩

宋范石湖先生古吳志
貞

吳郡志卷四十

吳郡 范成大

撰

仙事

後漢中散大夫王遠字方平既得道東欲入括
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經小民也遠以其
骨相當仙語經曰汝應得度世然汝少不知
道氣少肉多當為尸解如從狗竇中過耳告
經以要言而去經後忽身發熱如火汲水灌
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銷耗骨立乃入室以

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唯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日經家乃借瓮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庭中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及遠至舉舍皆見遠冠遠遊觀朱衣虎頭鞞囊五色綬帶劍黃色少髭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從官皆隱不知

所在唯獨見遠坐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其語曰麻姑再拜比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卽到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卽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亦先聞人馬聲旣至從官半於遠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

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綵又非錦綺光彩曜日不可名狀入拜遠遠爲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餽膳多是諸花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行之云麟脯也麻姑自說云接待已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豈將復爲陵陸乎遠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引見蔡經母及婦等時經弟婦新產數十日姑見知之曰噫且止勿

前卽以少許米擲之以祛其穢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遠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

地上酒不中尊飲耳麻姑手爪似鳥經心中念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嘗罷縣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求見遠使引前與語陳便欲隨從驅使比於蔡經遠令向日而立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不正未可教以仙

道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以一符并一傳着小箱中與陳曰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可以禳灾治病病者命未終及無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求食作祟禍者便以傳勅吏遣其鬼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効壽一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父母私問經曰

王君是何神人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地上五岳生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或不盡將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侍人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迎謁其後十數年經復暫歸家遠有書與陳尉真書從從郭落大而工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此乃知之陳尉家于今世

世存錄王君手書并符傳於小箱中

神仙傳又

吳地記云經幻學

從從

老工方術變水成玉

變石成金服水玉得真仙今吳縣有蔡仙鄉

郎宗字仲綏少仕爲吳縣令學精道術占候風

氣後一旦有暴風經窗間占知京師大火燒

大夏門遣人往叅果爾諸公聞之以博士召

宗宗恥以占卜進夜解印綬負笈遯去居華

山下服胡麻元得道今在鹿跡山洞

真誥

李崇吳郡人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瑋

從從

授之

以流珠丹之法曰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
宦無妨仙舉崇遂仕稍至宛陵令虎狼避去
蝗不入境累遷汝南太守拔書佐袁安安後
位至司徒時人服其識鑒身享重官妻自紡
績明帝奇之加秩中二千石在郡十四年政
化爲天下最年七十四瑋從亡授以隱解法
去入大霍山又受瑋從亡遁化泥丸紫戶術
以度世今在華陽洞中爲左理中監准太府
長史云瑋從亡楚莊王時人也真譜

晉楊羲者吳人好學沉厚與許先生遁許長史
謚結神明之交嘗爲公府舍人興寧三年羲
年三十六衆真降焉自東嶽上真司命君等
二十三人又自太和靈嬪上真左夫人等女
真十五人每旬輒數人同降高談道微幽指
藥妙楊及二許史受其詞捉筆爲書是歲六
月十五日夜紫微王夫人與一神女俱來紫
微謂羲曰此太虛上真元君金臺李夫人之
少女紫清上宮九華真妃者也賜姓安成名

鬱嬪字虛簫真妃又謂羲曰我昔學真於龜
臺受玉章虎錄爲上真妃遊行玉清非不能
訪搜紫童友于帝郎也直推幾任會應度歷
數欲求氏族於明君非有邪也君夷質虛閑
幽真內煥必帝躬高佐四輔理生斷死
互察陰陽妾當助君綜御萬神尊制東蕃君
將乘龍駕雲白日昇天此自元德上挺太極
所旌不復用勲學劬勞也今人居風塵間乃
多罪之下鬼趣死之朽質君奚必汲汲於人

間之貴賤投身榮辱之肆哉且方交兵日會
三灾向臻寒衣遠逸是其時也自後數日卽
衆真一降所授詩章道要羲及二許所筆授
者甚多華陽陶洪景論次爲書號曰真誥真誥
沈羲吳郡人學道能消災治病未嘗餌藥物也
羲與妻賈共載路逢白鹿青龍白虎車各一
乘從騎滿道問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曰是
矣騎人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少小以來
履行無過今年壽將盡黃老遣仙官下迎侍

郎薄延垂乘鹿車者是度世君司馬生乘青
龍車者是迎使者徐福乘白虎車者是卽有
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冊丹玉字
授羲羲不能識遂載羲羲昇天時道間鉏田
者皆共見之忽大霧不解失所在惟見羲所
乘車牛入田食苗或以告羲家子弟恐羲爲
邪鬼所魅布人於百里之內徧索不得後四
百餘年忽還鄉里惟求得數世孫懷喜懷喜
曰聞先人說家有仙人今其歸邪畱數十日

具言初昇天時不得見帝但見老君東向坐
宮殿鬱鬱如雲氣侍者數百人多女子庭中
有珠玉樹衆芝叢生龍虎成羣遊戲其間聞
琅琅如銅鐵聲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書
著之老君身形略一丈被髮文衣體有光耀
須臾數玉女持金盤玉杯來賜羲曰此是神
丹飲者不死夫婦各一杯壽萬歲又賜棗二
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遺羲曰暫還人間治民
疾苦欲上來書此符着竿杪吾當迎汝乃以

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羲羲奄忽如寐已在地

上世多得其符驗云

出神仙傳

魏伯陽吳人本高門之子好道術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既成謂其弟子曰丹雖成宜以犬嘗試之犬飛則可服乃與白犬犬斃伯陽曰作丹唯恐不成今既成而殺犬恐未當神明之意餌之將復如犬奈何弟子曰先生當餌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棄家而來今不得仙亦恥復返死生皆當餌之乃服丹入口

卽死弟子有姓虞者曰吾師非常人服此而死得無意乎復取丹餌之亦死餘二人相謂曰所以爲丹者欲長生耳今乃趣死將焉用之不服此藥自可更得數十歲遂相與出山方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木以斂二子去後伯陽卽起以所服丹內死弟子及白犬口中須臾皆起仙去道逢伐木者乃作手書寄謝鄉里人及二弟子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似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

之意而世人者不攷丹事每作陰陽失之殊失其旨

負局先生者負磨鏡局循吳市中得一錢便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否若有輒出紫從九藥

以與之服者皆愈列仙傳

隋周隱遙洞庭山道士自云角里先生之孫山上有其祖角里村言其世數人得道隱遙學太陰鍊形死於崖窟中囑弟子曰檢視我尸勿令他物相干六年後更生當以衣裳迎我

弟子守視初甚臭穢蟲壞唯五藏不變如言閉護之至期往視身已全起坐弟子備湯沐以新衣迎歸髮鬢而黑髭麓而直若獸鬣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是三度已四十餘年且八十歲狀貌如三十許人隋煬帝召至東都尋懇還本郡唐貞觀中召至長安館於內殿問修習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事功不及物帝王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効速於臣人區區所學非萬乘所宜

問也復求歸山詔遂其所適出仙傳拾遺

瓜楚周先生住山記云先生姓周氏名隱遙

字息元宗其道者相號為太繼以先生汝南

人也抱天和冲澹之氣舍至精索朗之質玉

冷泉潤松高鶴閑韜精守道冥得真契谷神

既存而長守之包山林屋洞秋八月始於洞西

蘇州吳縣之包山林屋洞秋八月始於洞西

得神景觀訊其居者曰距此數里世傳毛公

鵝毛公道成羅浮居山三百餘歲有弟子七

十人聚石為壇遺址猶存爾能勤求吾請

以導既行而蘿篠迷密不知所往先生冥目

久之逢一物焉雙眸盡碧毛色紫而本白高

數尺餘隨而行之視乃鹿也須臾乃跪止若

有所告先生默記之而還至十九年冬荆木

鬻茅奠厥攸居得異石一方上有蟲篆驗之

御弄冠裳戲舞于庭砌後得一井香白滑甘

伏湛如也初先生嘗息于洞之南門中神化

至必先之以雲鶴其弟子好風日亦來人間

矣嗟乎先生之體同乎無體矣不以晝夜更

動息不以寒暑易織厚不食而甚力走及奔

馬全乎氣者也雖飲而無漏止如靈龜外乎

形者也鹿以導步神柔異物也符以存視道

契先躅也仙雲靈鶴之驗去來髮鬚之狀其必

其慮也仙雲靈鶴之驗去來髮鬚之狀其必

神行而智知乎予叔服膺先生之門二紀于

茲錄先生本起見命為記疑神遐想直而于

遺元和十三年八月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令狐楚記

周生大和中廬于洞庭山以道術濟人吳楚敬
之後出遊廣陵佛寺有三四客偕來時八月

望霽月澄瑩生自言曰某學於師能挈月致之懷袂或疑其誕或喜其奇生命虛一室翳四垣使無纖隙取筯數百呼僮以繩聯續架之曰我將此梯取月去乃閉戶久之數客步庭中伺焉忽覺天地曠晦聞生呼曰某至開室視之生曰月在某衣中諸君試觀舉其袖出月寸許一室通明寒入肌骨客再拜謝之却閉戶其外尚晦食頃如初

范村山者乾符中吳人胡六子聚徒海中一旦

暴風斫纜斷諸舟散失獨所乘舟泊一山島下登岸尋食漸見村落遂戒約徒伴曰風波如此幸不傾沒雖數日絕食若見居人只可博糴糧食輒不得擾人言訖縱步見居人乃問其地其人曰范村也皆禮貌相接人物情義與中國同引上高山十餘里花木夾路風景清虛宮室華麗謁見一人侍衛甚衆年可八十餘號爲山長升階延坐曰余越相范蠡也居此年深子孫相承已數十世山下皆吾

子孫子孫生死與世人同獨余得道長生以子遠來不相驚擾卽以迴風相送却歸中國乃告別下山衆人各助以糧食旣及船中便風俄起頃刻歸達西岸六子自歎幸獨不知范蠡爲何人話于有識者方知其仙六子後爲高駢六合鎮將

神仙感遇傳

于濤宰相琮之姪隨琮南遷途經平望驛維舟方食有叟自門直抵濤所問叟何人對曰曹老耳問其所以來對曰郎君極有好官職此

行不用憂問其所能云老無解但見郎君此後官職高顯亦叙琮牽復之事濤又問京中家內事可知否叟俛首久曰京宅甚安今日堂前有某夫人尼賓客名字一一詳識又云某廊下有小童某牽一銅龜子馳戲

中見一姬者謂叟曰此人如何對曰極好三千里外亦得好官濤謂婦人安得官訝其疎脫意怠不復領略之旣去訪之莫知所止人或云此卽曹的休博士也的休魏之宗室仕

晉爲史官齊梁之間或處或顯於朝列得神仙之道多遊江湖間往往賈販拯救人以陰功及物多有見之者濤後自泗洲防禦使歙州刺史佐淮南吳王楊行密爲副車琮尋亦北歸姬俄以疾終山中無求祕器之所輟一壽棺瘞之裝漆金彩頗甚鮮華方驗得好棺之說訪問京宅是日賓客小童遊戲之事一

一皆驗

神仙感遇傳

吳郡志卷四十一終

夙韻後季也晉許氏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四十一

吳郡 范成大撰

仙事

王可交松江南趙屯村人以釣耕自業常取大魚烹之擣蒜齏大嚼樂之不厭一日棹舟擊楫高歌江行數里間歛見采舫盪漾中流中有道士七人皆年少玉冠霞帔服色各異侍者十餘人總角雲鬢又四人黃衣櫂船一人呼可交姓名不覺漁舟已近舫側一道士令

總角引可交上見七人前各有青玉盤酒果之器皆瑩徹有光不可識又有女妓十餘悉持樂器可交立筵末遍拜七人共視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仙已災破矣一人曰與之酒侍者瀉酒樽中酒再三瀉之不出一人又曰與栗喫一人取二栗付侍者與可交栗色青光如棗長二寸許嚙之有皮非人間者比肉脆而甘如飴久之食方盡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矣可令去敕黃衣送上岸尋向所乘漁

舟不復見黃衣曰不必舟但瞑目自到於是閉目聞風水林木浩浩之聲有頃呼令開眼則失黃衣所在惟見峯嶺複重松栢參天坐草中石上望見有大門樓乃在天台山瀑布寺前採樵者并浮圖十餘人皆來問可交所從來具以前事對又問何日離家曰今日早離家又問今日何日對以三月三日樵與僧大驚曰今九月九日矣且去君鄉水陸千餘里僧邀可交爲具食可交不喜聞食氣唯飲

水耳寺僧以狀白唐興縣以達台州州以聞越州廉使王渢召見之可交身長七尺餘儀貌殊異言語精爽渢歎曰此誠真人又以其同姓益敬之飾以道服而遣人之蘇州詰其家具言三月三日可交乘漁舟入江不歸家人訪得漁舟謂已水死跡其尸不可得已招魂葬之渢具以表聞可交後歸鄉里與鄉人到江上指所逢采舫之處依然自食粟後卽絕粒舉止若有神助不復耕釣挈妻子入四

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州賣藥酤酒得錢卽以施人且言藥則壺公所授酒則餘杭阿母相傳藥已疾有驗酒亦致佳時皆稱王仙人藥洒道俗多圖其形像後三十餘年入四明山今人時有見之者

續神仙傳

單以清常熟縣元陽觀道士大曆中嘗之嘉興入船聞異香疑有非常人遍目同載唯船頭一人儀趣頗殊單君遷坐與竝席香氣彌甚因從容問之答曰吾此地人少病大風逃于

深山遇一老人哀之令從行有草堂數間老人曰汝且居此堂一月後自來視汝以藥園一裹令餌之老人遂行更入深山吾入堂餌藥不飢渴身日以輕兩月老人方來笑曰有心哉故在此疾已差矣至水濱照之鬢眉皆生顏色益少老人曰汝既服吾藥可長生人間且勤修道術以二十年爲期遂導令却歸吾因拜問其姓名老人曰子聞國初衛公李靖乎我是也乃辭出山今年限將及再入山

尋師耳單君因記其事爲人道之

原化記

蔣生吳郡人好神仙弱歲棄家遊四方學鍊丹不成後得日者章全素爲隸見生几上瓦硯忽曰先生好烹鍊之法夫仙丹食之則骨化爲金安有不長生耶今先生之丹能化石硯爲金乎生心甚慚以他詞拒之曰汝傭者豈能知神仙事乎無妄言全素笑而去後月餘衣中出小瓢云是中有丹能化土爲金顧此硯以刀圭傅之生以爲誕妄罵之全素尋卒

以簀盛尸將瘞之忽亾其尸徒有巾帶衣履存焉藥鼎下有美光粲然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餘化爲紫金矣

宣室志

本朝紹聖中有潘裕者過吳江遊長橋見一翁棹小舟往來叩舷飲酒酣歌自得裕異之乃揖曰視先生氣貌固非漁釣流殆高隱士也願聞緒言其人曰君語不凡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就之謂裕曰吾遯跡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談經史百家及釋氏書今惟飽食嬉遊

爾裕曰先生澡身浴德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翁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隱處巖穴追綺皓之跡竊慕老子人皆求福已獨曲全之義與子出處異趣勉之而已裕曰幸聞先生高義敢聞舍所在翁曰吾姓且不欲人知况所居耶飲罷長揖拏舟而去此事高勝故附之仙事

遯齋閑覽

隆興間常熟縣海隅山頂有僧慈悅者患水腫病醫藥弗効一日有客自云姓回憐悅病以

指爪割其股腹水潰腫消又授以藥且云壽
至八十五後兩月又有客以畫授悅曰吾所
畫也須臾而去展示乃呂真人像方悟前所
姓回者即呂也趙彥清呂真人感應記昔陽大明南安名士也孝純篤出
於天性親喪廬墓而上帝昭鑒遣呂真人贈
詩遺藥以答其誠郡守既嘗表于朝又刻石
傳於世子竊謂神仙在渺茫荒忽之間安得
與人接始疑而未之信平江之常熟海嵎山
北七十里絕頂有僧慈悅結廬于白龍祠之
側向得水腫疾屢投藥石弗療一日有客自
云姓回忽至龍祠音容異常徐而入見慈悅
甚憐其病遂以龍指甲劃其股腹水即潰而腫
消又以藥一彈圓教用當陸根煑湯服之且
語慈悅壽至八十有五不踰兩日其疾遂痊

慈悅初不悉其為何人也後兩月餘有客云
來自臨安因覲補陞至此以畫一軸授慈悅
曰吾所畫也須臾而去及展視之乃薛荔所
覆呂真人之像方悟前日姓回者即呂也慈
悅奉龍祠三十年其不不懈如一天使凡人
隨卽感應里人莫不愛重之歟夫人患不誠
其病其事亦類於陽君也歟夫魚人患不誠
信誠可以事亦類於陽君也歟夫魚人患不誠
乎余因禱龍祠慈悅以此告余既以釋
吾之疑而龍祠慈悅故刻石以記之

吳郡志卷四十一終

同前後多也晉許氏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四十二

吳郡 范成大撰

浮屠

唐僧印宗郡人姓印氏精涅槃經咸亨中至京
師詔居大敬愛寺辭往蘄春謁忍師遂至廣
州遇六祖能大師盡悟方外之旨著心要集
行于世

道欽崑山人姓朱氏初業儒有元素禪師者為
落髮授學既別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

止欽至臨安見東北一山秀出樵子曰此徑
山也欽遂居之爲開山第一代禪宗召至內
庭賜號國一禪師辭歸山傳燈錄
義師者蘇州人狀如風狂正元中民起僦屋十
餘間義師忽運斤壞其簷禁之不可主人素
知其神拜曰弟子生活賴此師曰爾惜之耶
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中火惟所壞簷屋數
間獨存常止於廢寺殿中冬夏常積火壞幡
木像悉燔之好燒鯉魚不具滌而食垢面不

頹頹輒雨吳中以爲雨候將死飲灰汁數斛
念佛坐不飲食郡人日往觀之七日而逝盛
暑色不變支不摧西陽雜俎

續空者吳人本齊君房也苦貧勤學爲凍餒所
驅元和初游錢塘至孤山寺西飢甚不能前
俄有胡僧顧君房笑曰法師諳旅況否君房
曰何哉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洛中同德
寺乎應爲飢火所惱不暇憶前事探鉢囊出
一棗大如拳曰此吾國所產食之者知過去

未來事君房食訖甚渴掬泉水飲之急欠伸
枕石而寢有頃乃寤思講經於同德寺如昨

日焉乃落髮

纂異記

僧畫字皎然吳僧也工律詩嘗謁韋蘇州恐文
體不合乃苦思作古體十篇爲贄韋殊不稱
賞畫失望明日寫其舊製以獻韋吟諷歎味
不釋手因語畫云師幾失聲名不以所工見
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
畫大服其精鑒

鑒師者元和初郡人馮生調選長安有老僧自
稱鑒師詣生曰汝吾甥也相與往來歲餘馮
得東越尉鑒師負笈告去曰我廬於靈巖寺
之西廡久矣遊長安忽十年幸與君相遇今
將歸舊居故來告別然君尉越道出靈巖寺
下當一訪我後數月馮生道經靈巖卽入詣
焉詢寺僧鑒師廬安在僧曰吾曹無名鑒者
生始疑異默計鑒信士豈欺我獨遊寺庭行
至西廡下乃有羣僧畫像其一狀類鑒師生

大驚視其題云馮氏子吳郡人年十歲學浮

屠氏法以道行聞出宣室志

後唐廬山僧紹宗姑蘇人性朴野不羣流俗江

南李國主造寺居之又躬入山請謁甚加禮

重傳燈錄

漢清化師全付崑山人隨父賈販至豫章聞禪

會之盛求出家學成自仰山還故國錢忠獻

王賜以紫方袍不受改賜衲衣號純一禪師

師曰吾非飾辭恐後人倣吾而逞欲耳開運

中坐亡有大風震林木焉傳燈錄

希辯常熟人聽律於楞伽受心印於天台乾德

初吳越忠懿王以清泰院居之號慧智禪師

太平興國中隨王入覲見於滋福殿賜號慧

明端拱中乞還故里賜御書急就章逍遙

詠祕藏詮及太平聖惠方凡一百三十卷以

寵之

本朝毛僧日遊聚落飲啖無所擇輕薄子多狎

玩之貴勢要之不詣忽謂人曰吾死矣乃危

坐誦偈曰毛僧毛僧事事不能死了燒却恰似不曾言卒而化

墨客揮犀

遇賢姓林氏東禪院僧飲酒無算鄉人目曰林酒仙口中可容雙拳間有異事每出人羣聚觀之能自圖其形無毫釐不肖好吟詩語雖俗而有理致有云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沉吟它時若遇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心閑增道氣

忍事敵災屯謹言終少禍節儉勝求人如此類甚多不具錄今其真身塑於院中

惠詮吳僧佯垢汗而詩絕清婉嘗書西湖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應未掩片月隨行屨唯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蘇文忠公和於後曰唯聞煙外鍾不見煙中寺幽人夜未寢草露濕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詮遂以詩知名

冷齋夜話

道潛吳僧有標致効陶靖節為詩嘗自姑蘇歸

西湖經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
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
汀洲蘇文忠公赴官錢塘得詩大稱賞一見
如舊識嘗有詩曰隔林髣髴聞機杼知有人
家住翠微蘇公曰此吾師十四字師號也蘇
公移守東徐潛訪之館逍遙堂士大夫爭欲
識面饌客罷俱來紅粧擁隨之遣一妓前乞
詩援筆立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
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

一坐大驚自是聞名

冷齋
夜話

宗本圖照禪師穹窿山僧元豐六年相國寺新
創慧林智海二寺召本及常總二僧居之本
既至宣見于延和殿賜茶帛賜坐殿上賜茶
而退常例當席殿下蓋異禮也先是中丞舒
亶坐贓勒停稅導洛司舟及江淮小航東歸
太子少保元厚之正議大夫程公闢皆吳人
善諛元聞亶事笑曰舒中丞賃客船歸鄉恨
未有對及本被召津發給餐錢許馳驛其徒

誼譁矜夸公闢笑謂元公曰本長老乘遞馬

赴闕為公得對矣聞者絕倒

林希逸史

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也初為士人嘗預鄉薦

其妻以藥毒之遂棄家削髮時食蜜以解藥

毒蘇文忠公與之還往甚厚號之曰密殊殊

工於詩詞有寶月集行於世其長短句間有

奇作非世俗詩僧比也後自經於枇杷木下

道川本崑山縣弓手翟超以勇力名方被差捕

賊宿廟中忽有所得徑投山西東齋出家徧

遊江湖間道遇虎不為動虎亦馴伏其旁一

日大書四句云我有一條鐵榔槩縱橫妙用

無人識臨行撥轉上頭關轟起一聲春霹靂

危坐脫去有注金剛經其徒傳誦之

法全崑山陳氏子從道川為僧一日行惠應廟

前偶首觸柱忽自云有所得旁觀其精采燁

然全不自覺也後為名僧號無庵

文暢吳人韓文公有送北遊詩昔在四門館晨

本吳人少小學城闕已窮佛根源粗識事輒

譽耀前闕從求送先行詩屢造忍顛蹶今成十
餘卷浩汗羅斧鉞先生闕窮巷未得窺削剗
又聞識大道何路補剗出其囊中文字滿聽
實清越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許上論古之
初所以施賞罰水下開迷惑胸一豁斷株檠僧
時不聽瑩若飲水救渴風塵出門時日多
如髮三年竄荒嶺守縣坐深樾徵租聚異物
詭製怛巾鞵幽窮共誰語思想甚含噦昨來
得京官照壁喜見蝎況逢舊親識無不比鵜
歷長安多門戶聖政初恩澤完穢狘胡為不
惠安可揭當今聖政初恩澤完穢狘胡為不
自暇飄戾逐鷗鷹僕射領北門威德壓胡羯
相公鎮幽都竹帛爛勳伐酒場舞閨姝獵騎
圍邊月開張篋中寶自可得津筏從茲富裘
馬寧復茹藜蕨余期報恩後謝病老耕垆庇身
指蓬茅逞志縱檢獨僧還相訪來山藥煮可掘

吳郡志卷四十二

重刊于虞山椒古閣

吳郡志卷四十三

吳郡 范成大撰

方技

吳公子光欲謀殺王僚未有可與議者乃命善
相者為吳市吏伍子胥至吳被髮佯狂跣足
塗面行乞於市市人罔有識者市吏見之曰
吾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
乎遂與俱見王僚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興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假

寐於姑胥之臺夢入章明宮見兩鑿蒸而不
炊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鑿殖宮墻流水
湯湯越其宮堂後房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
橫生梧桐謂太宰嚭曰子爲寡人占之嚭曰
美哉王之伐齊也章者德鏘鏘也明者破敵
聲聞昭明也兩鑿蒸而不炊者大王聖德氣
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朝服
諸侯也兩鑿殖宮墻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
流水湯湯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

房篋篋鼓震有鍛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
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大悅而
其心不已復召王孫駱問之駱曰臣鄙淺不
能占王夢東掖門亭長長城公弟公孫聖多
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駱
往請公孫聖急詣姑胥之臺聖伏地而泣其
妻謂聖子何性鄙人主急召乃涕泣如雨乎
聖曰悲哉非子所知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
屬上天不得逃亡非但自哀誠傷吳王吾受

道十年隱身辟害欲紹壽命不意率約急召
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遂詣姑胥臺吳
王曰寡人將北伐齊魯道出胥門過姑胥之
臺忽然晝夢子爲占之聖曰臣不言身名全
言之必死百段於王前臣聞章者戰不勝敗
走倥偬也明者去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鑿蒸
而不炊者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
北者黑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鍬殖宮墻者越
軍入吳國代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

堂者宮室墟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
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爲用器但爲
盲僮與死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遣下
吏太宰嚭王孫駱解冠肉袒徒跣稽首謝勾
踐國可安存身可不死吳王怒曰吾天之所
生神之所使顧力士石番以鐵鎚擊殺之

吳越

春秋

吳人教魯班班作木僊指吳吳大旱吳人以貨
於班班斷其手

朝野僉載

魏末有吳士目盲而妙察聲丞相嗣渤海王高澄召試之聞劉桃枝聲曰當大貴王侯將相死於其手然譬如鷹犬爲人所使耳聞趙德聲曰亦貴人聞太原公洋聲曰當爲人主聞澄聲無語王曰我家羣奴猶當極貴況吾身乎其後諸王大臣賜死者多桃枝所拉殺而澄竟有蘭京之禍洋實受禪三國典略

梁張僧繇吳人丹青絕代嘗画江陵天皇寺柏

堂作盧舍那像及仲尼十哲明帝怪問釋寺

如何画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及廢浮圖法獨此殿有宣尼像得不毀又金陵安樂寺画四龍不點睛云點之卽飛去人以爲誕固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二龍乘雲騰上天未點睛者見存又畫天竺二胡僧侯景亂後拆爲二一僧爲唐右常侍陸堅所寶堅疾篤夢胡僧云我有同侶離拆多年今在洛陽李氏若求合之當以法力助君陸以錢帛求於其處果得之劉長卿爲之記甚詳潤州興國寺苦

鳩鴿栖梁上穢污尊像僧繇於東壁画一鷹
西壁画一鷁皆側首向簷外鳩鴿不復敢入
画筆通神如此者不可具載朝野僉載又南史夷
貊傳張繇吳人丹青之工一時冠絕大同中
瓦官寺造諸堂殿窮於輪奐其圖諸經變竝
張繇運手案此人卽僧繇也

梁顏協吳人學書於范懷約藝過其師荆楚碑
碣皆協所書

大曆中有吳士顧生者以画山水歷抵諸侯之

門每畫先幘絹數十幅於地多研墨汁及諸
綵色各貯一器使人吹角擊鼓數十人齊聲
大噪顧生著錦襖飲酒半酣遶絹幘十餘匝
取墨汁瀉絹上次傾諸色乃以長巾一頭覆
於所瀉之處使人坐壓已執巾角而曳之廻
環旣遍然後以墨筆隨勢開決爲峯巒島嶼
之狀不可言封氏見聞錄

吳越時朱景環算術神妙貞明中廣陵王元瑯
鎮吳景環居盤門驛上書元瑯云到任當三

十年安寧元璚命燭焚去謂其說尚遠未之敬也至天福庚子辛丑間忽記其事召景環問之曰算數定矣願公計後事及期果薨顏規者本吳郡玉工廣陵王錢元璚常令於便廳解玉王每召術士朱景環訪問算術遁甲事規性穎悟熟聞其說盡記之一日以所記質於景環景環授以學遂精算術忠獻王嘗欲享廟一日規上書言翌日利五鼓之前如用寅時則杜門在南不可出入不聽翌日寅

時王車出于南門鑱以鑰壞久之不能啓遂破鑰而出由是知名王遂以爲軍師

齊吳郡褚思莊以善弈名世同時琅邪王抗第

一品思莊與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

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鬪碁宋文帝時羊

從亡

保爲會稽帝遣思莊與

從亡

保戲因製

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齊高帝使思莊與王抗對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旦不寐時云

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當二人竝至給事中

唐開元中吳隱士周廣妙於醫受訣於同郡紀朋覩人顏色談笑卽知疾深淺召至京師有宮人每日吳則笑歌啼號若狂疾而足不能及地廣曰此必因食飽促力復仆於地而然飲以雲母湯令熟寐寐覺失所苦問之乃言太華公主載誕三日宮中大陳歌吹此宮人主謳欲其聲清長食純蹄美遂飽當筵歌大

曲曲罷覺胸中甚憤戲於砌臺乘高而下未及半復爲後來者所激因仆地比蘇卽病狂自是足不能及地又有黃門自交廣使回拜舞殿下廣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子卽不可活矣上驚問黃門有疾否對曰臣馳馬大庾嶺大熱而渴於路傍飲野水今腹中堅痞如石周以消石雄黃煮飲之吐出物數寸其大如指鱗甲備具投之水俄頃長數尺遽以苦酒沃之復如故形上驚異禮敬之

欲授以官爵固請還吳中水部員外郎劉復
為廣作傳叙述甚備

明皇雜錄

許至雍者妻亾感念不已中秋月下簾屏間有
嗟吁聲良久聞語音乃其亾妻云若欲相見
遇趙十四勿惜三貫六百錢至雍驚起問之
則無所見自此常志其言數年薄遊蘇州春
時見少年十餘輩盛裝乘畫船將謁吳太伯
廟路人曰此州有男巫趙十四言事多中此
皆趙生之後輩至雍曰趙生何術曰能致人

魂耳至雍默會妻語詣趙具陳懇切趙曰某
所能致生魂耳今召死魂又令生人見之某
久不為此不知果遂否君有至意又神理已
先白某安得辭乃計其所費之直果為錢三
貫六百擇日於堂內灑掃焚香施牀几西壁
下簷外結壇場致酒脯呼笑拜舞彈胡琴令
至雍處堂東隅趙生於簷外垂簾卧不語至
三更庭際有人行聲趙問曰非許秀才夫人
乎聞吁嗟應云是趙曰以秀才誠意懇切故

敢相迎逡巡如有人揭簾見許妻淡服薄粧
拜趙徐入堂內東向而坐至雍涕泗嗚咽與
之語曰君行若此無枉橫否妻曰命也安得
枉橫因問兒女家人及親舊閭里間事往復
數十語至雍又問人間尚佛經謂之功德誠
有否妻曰皆然又問冥間何所貴重曰春秋
奠享無不得然最重者漿水粥也趙生爲致
之粥至向口如食收之復如故至雍曰要功
德否妻云平生無惡豈有罪乎良久趙生曰

夫人可去恐有譴謫妻乃出至雍隨而泣曰
願惠一物以爲記妻泣曰幽冥唯有淚可傳
於人代君有衣服可授一事於地至雍脫汗
衫置地上妻取以汗衫蔽面大哭

良久揮手別去至雍取衫視之淚痕皆血也
趙生名何蘇人皆傳其事

靈異記

崑山慧聚寺大殿佛像及西偏小殿毗沙門天
王像并左右皆凜凜有生氣塑
工妙絕相傳爲唐楊惠之所作惠之塑工妙

當時或又云張愛兒所作也龍圖閣學士徐
林嘗

加塗飾天王像

暗恐不免乃題

殿壁以志之云慧聚寺重塑天王予連日觀
瞻徘徊不能去二綵女尤勝絕絕與顧愷之
畫相類按此寺

此塑者得非

楊惠之之流乎今大殿龍象再加彩繪古意
已索然予懼無知者又將以脂澤汗圭璧使
唐人遺跡掃地將歎恨莫及故書以告之初
寺以此像及山半普賢像并涅槃圖爲山中
三絕淳熙十一年寺焚殿閣皆燼惟普賢像
一僧背負之而逃得免餘悉不存

吳郡志卷四十三

終

同嚴後章毛晉訂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四十四

吳郡 范成大 撰

奇事

吳王闔閭伐石治宮室石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使者詢仲尼曰吳王間居有赤雀銜書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諮訪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長生之法禹所服之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赤雀銜之殆天授耶

抱朴子

吳孫堅世仕吳母懷妊母夢腸出繞吳閭門寤而懼以告隣母隣母曰安知非吉證也已而堅生又云堅母孕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閭門三匝天授以芳茅一莖童女語云曰此善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此茅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不出二百年語畢而覺及旦筮之卜人曰童女太白之精也

王子年拾遺

漢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闔昌門

出天子昌門吳西郭門其後孫權遂以黃龍元年建吳國

吳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元

宋吳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赤鯉魚愛其色好持歸不煞養池中飼以米穀一年長丈餘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上我背與汝俱昇天歲來歸見其妻子魚復迎之故吳中門戶竝作神魚子英祠

列傳

將仕郎陳敏功妻家居吳門北隣嘗有人夢神
人被髮持刃部集數十鬼物每經民居即呼
其人出各分飲一杯令啜之暨至一劉承議
家則曰此家不食牛肉已二十年當與免其
後吳門大疫鄰巷病亡者比戶不遺獨劉氏
舉家無恙 談選

姑蘇四瑞謂白龜甘露合歡芍藥雙竹也吏部
員外郎陳省華守郡四瑞竝出省華之子堯
咨與張君房各賦詩推官崔端為詩序今見

於下觀察推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崔端撰
乎時感應之證亦擊乎政政或未又物理寧
通時既會昌神靈斯格蘇臺四瑞其始庶乎
而況分連牛斗地控江湖壤賦繁劇里門雄
盛郡守之選古難其人昔撫之公自下車決
良牧吏部員外郎陳公鎮撫之公自下車決
政之壅伸民之無告挫猾吏之鋒削刑禁之
濫靡勞餘刃厥功告成嘉瑞荐臻休祥雜沓
花芳連萼竹聳雙莖白龜見乎崑丘甘露零
乎佛廟甘露降斯乃我后重離繼照有開必
先之靈感也歷堯觀藩邸未有若斯之昭報焉
以進士陳公銘堯與南陽茂才張公裕邦旆
詩敵者也西孟夏之夕會宿于郡齋酒酣
據席言及四瑞且曰非筆墨無以紀郡政而
頌聖德錄是賡唱迭詠終宴為聯句律詩自
十韻止二十言云

咸平元年夏四月崑山縣有漁婦李氏張晉河
上得一白龜如錢大其色玉瑩朱眸電尾宮
畫粲然婦愛之因授兒爲戲又恐爲所傷放
於河頃之龜復在網如是者三婦雖怪之然
復棄去中夜岸有火熒熒往觀之白龜在焉
因取以歸近村王道榮留龜置神像前翌日
失之道榮私念此或靈物若虔禱當復見則
必獻于官府禱之忽自鼠竇出精瑩愈於前
乃具狀獻于縣令李維維上之郡時陳省華

守蘇州之二歲也異而神之曰麟鳳龜龍王
者之嘉瑞今見于是豈天意俾予尸之以告
新駿命耶卽具表以聞時張君房客於蘇省
華以白龜事訪之君房曰按孫氏瑞應圖云
龜千歲巢蓮葉之上是龜之質固可巢於蓮
葉而其出也又將以應於千歲之運乎且其
色白白西方也豈其應在西戎乎龜者歸也
西方其有逆命不廷之虜畏威懷德歸我乎
哉明年朔方叛帥李繼遷貢馬請命遂有銀

夏綏宥四鎮之拜君房嘗爲之頌省華尋徒

漳州明年秋賦試進士崑山進白龜詩乘異記

崇寧間奉議郎許白治第於蘇解木中有天下

太平四字筆勢邁逸許嘗以其事聞

談選

吳郡自隋唐設進士科以來未嘗有魁天下者

比年父老相傳二讖一曰穹窿石移狀元來

歸一曰潮過夷亭出狀元淳熙初穹窿山中

一夕聞風雨聲詰朝視山半有大石自東徙

西屹立如植所過草猶偃辛丑科吳縣人黃

由子由遂狀元及第夷亭在崑山縣西三十

五里崑山雖近江海自古無潮汐紹興中始

有潮至縣郭至是潮忽大至遂過夷亭李彥

平侍御親見一道人復誦此讖謂非有邑人

應之乃以告知縣葉自強作問潮館於水濱

甲辰科崑山人衛涇清叔亦爲狀元黃衛相

繼兩舉天下傳以爲奇事

吳郡志卷四十四

終

同韻後多中晉訛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四十五

吳郡 范成大 撰

異聞

景平中吳郡太守顧琛為朝請假還東日晚至

方山于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

從

從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

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泊向處人

云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

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為善

從

從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爲
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隋大業十二年五月癸巳大流星墮于吳郡爲
石占曰有亡國有死王有大戰破軍殺將其
後大軍破劉元進于吳郡斬之又感應錄載
劉元進舉兵據吳郡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
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磨拂
竹木皆有光飛至吳郡而墮地元進惡之令
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卽此事

歷代紀異
感應錄

唐大曆初處士李籛秋夕於震澤捨艫野步望
中見煙火意爲漁家漸近卽朱門粉雉嘉木
脩林畫舟倚白蓮中生異其境徘徊未敢前
入俄有青衣出曰君非李處士乎願得少進
籛隨步而入瑣牕洞戶中有女郎狹體瓌質
衣如雲霓揖生曰延竚嘉德積有年矣今夕
何夕邂逅相逢命青衣捧方丈酌酒珊瑚鍾
以勸侍兒數輩執樂女郎倚曲歌玉波冷雙
蓮之曲曰此傷吳宮二隊長之辭某非人也

生於龍宮好楚詞君能受我一篇傳於世人
乎乃以水晶簪扣盤而誦芷秀葍華之詞俄
聞鍾聲隔水女郎曰此非清虛之士不得游
持素綃送生出門閉扉悄然生徐步清潯朝
日已上廣陵胡人識其綃曰龍領小髯所緝
也

樹萱錄

大曆中洛陽劉貫詞行丐於姑蘇逢秀才蔡霞
者精彩俊爽便以兄呼貫詞又攜羊酒來宴
曰兄浮游江湖間行丐獲幾何而止曰十萬

霞曰霞居洛中以他故避地音問久絕意有
所託祈兄爲達於是遺錢十萬授書一緘且
曰霞家渭橋下瞑目叩橋柱當有應者當與
家母相見書中亦令小妹出拜使助贈百緡
貫詞遂還至渭橋叩之忽有一人應視之惟
見朱門甲第貫詞稱來自吳郡郎君有書有
頃引入廳中見太夫人謝曰兒子失意遠遊
久絕音耗勞君數千里達書俄有青衣曰小
娘子來年可十五六坐母下具饌甚精方對

食母忽眼赤直視貫詞口角涎下女急掩母口曰兄憑來宐且禮待因曰兄書中處分合與百緡與貫詞因命取鎮國椀授貫詞女曰此蜀賓國椀其國以鎮災癘唐人得之固無所用得錢十萬卽貨之與母再拜而入貫詞持椀行出迴顧碧潭危橋手中器乃一黃銅椀價直三五百耳西市店忽有胡客視之大喜以百緡易之曰此蜀賓國鎮國椀也在其國大穰旣失此椀國大荒兵戈大起吾聞爲

龍子所竊幾四年其君方以國中半年之賦召贖蜀賓守龍上許此霞所以避地陰冥吏嚴不得陳首藉君爲郵送之耳殷勤見妹者非固親也慮其母老嚙或相啗以其妹衛君

耳

續元
怪錄

大曆十三年虎丘寺有鬼題詩隱于石壁之上云青松多悲風蕭蕭聲且哀南山接北山幽壠空崔嵬白日空昭昭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回况復念所親痛哭心肝摧

慟哭復何言哀哉復哀哉又曰神僊不可學
形化空遊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爲我門雖復
隔幽壙猶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怨萬物歸其
根寄言世上人莫厭臨芳罇莊生問枯骨王
樂復虛言蘇州觀察使李道昌異其事遂具
奏聞敕令致祭道昌祭文曰嗚呼萬古丘陵
化無再出君是何人能閑詩筆何代而亡誰
人子姪曾作何官是誰僊室寂寞夜臺悲呼
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綠草垂

楊黃鶯百轉猿聲斷腸不題姓字寧辨賢良
嗚呼痛哉歎惜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還青
松嶺上嵯峩碧山大唐政集已記詩言痛復
痛兮何處賓悲復悲兮萬古墳能作詩兮動
天地聲哀怨兮淚沾巾感我皇兮列清酌願
當生兮事明君祭後數日石上復隱出詩一
絕云幽冥雖異路平昔忝攻文欲知潛寐處
山北兩孤墳寺山之北有二墳甚高大荆蓁
叢蔚詢諸耆艾莫知何人所葬至今猶存

郡閣

雅談及山中碑刻楊備幽獨君詩金見書殘
石壁雲一名幽獨彼何人壽深草沒松門路
泉下詩猶
感鬼神

正元中太湖松江之口有漁人爲小網數船與其徒十餘人下網取魚無所獲惟得一鏡纔七八寸漁者恚不得魚棄鏡於水移船下網又得此鏡漁者異之取鏡自照見其筋骨臟腑歷歷可怖其人悶絕而仆衆大驚共取鏡鑿形照者卽仆皆嘔吐狼籍最後一人不敢照直取投之水中良久扶持仆者始醒明日

復往下網所得魚多於常時數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是皆愈詢故老云此鏡在江海數百年一出人亦常見

原化記

元和九年有李公佐者訪古東吳從太守元公錫於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僊書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文字奇古編次蠹蝕公佐與焦君共詳讀之云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搜命夔

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囚鴻蒙氏章商
氏兇■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
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淺深源流遠近形若
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
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踔躑疾輕利禹授之童
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能
制之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叢遶以千數
頸鑱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之足
俾淮水安流注海庚辰之後圖此形者免淮

濤風水之難先是永泰中李湯爲楚州刺史
有漁人夜釣龜山下其釣爲物所掣不復出
漁人疾沉可五十丈見大鐵鎖盤繞山足以
告于郡湯命善游者數十人取鎖力不勝加
以五十牛鎖乃振動稍稍就岸濤驚浪翻觀
者大駭鎖窮見一獸如青猿白首長鬣雪牙
金爪闖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若獼猴但兩
目不能開兀若昏醉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
穢不可近久乃引頸伸頭忽開目光彩若電

視人欲發狂怒衆奔走獸徐徐引鑠并牛入水時楚多知名士皆相傳驚愕莫知其何物今攷李公佐得岳瀆經於洞庭始知李湯所見與經相符

戎幕閑談

乾符中震澤之東稻將熟群鼠夜出齧而僵之

信宿食殆盡陸龜蒙作記稻鼠一篇

笠澤叢書

陸龜蒙視獲于甫里夜有鳧鷖蔽天而下若風

雨所當之禾竭穗而去作禽暴篇

冬十月予

里旱苗離離年無以措憂傷于懷夜不能寐往往聲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訊

其必竭曰鳧鷖也其曹蔽天而下蓋田所當之禾對曰江之南不能弋羅者捕而耗之吐醜塗枝叢植于陂一中之萬膠而不得之樺斲藥也出於長沙豫章之涯行賣貨錯歲受於射鳥兒盜興已來蒙衝塞江其誰敢商是藥既絕群鳧恣翔幸不充乎口腹反侵人之稻糧予曰嘻失馭之民化為盜關梁急征商不得行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之物乎俾生靈死乎盜死乎飢吾不知安用馭者為

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有莊去官

道十里吳中水鄉多荷芰一日見一女郎素

衣紅臉若神仙中人與蘇生相狎以莊為幽

會之所生以玉環贈之結繫慙數檻前白

蓮花開敷殊異俯而玩之花房中有物細視
乃所贈玉環也折之遂絕

出北夢瑣言

文德中京官張氏子寓蘇臺時往來丈人陸評
事院為一美人所悅久而心疑之又病瘠遇
開元觀道士吳守元云有不祥之氣授以一
符果一明器婢子背書紅英二字在空舍柱
穴中焚之乃絕

出北夢瑣言

吳郡志卷四十五

終

風嚴後多半善野也
墓刊于虞山椒古閣

吳郡志卷四十六

吳郡 范成大撰

異聞

崑山臨江鄉有南翔寺初掘地得石徑丈餘常
有二鶴飛集其上僧有齊法師者即此地作
精舍聚徒居之鶴飛來無定方隨飛來處其
方必有人來施財作供無一日不驗久之鶴
去不返僧為之號泣石上忽有題一詩云白
鶴南翔去不歸惟留空跡在名基可憐後代

空王子不絕薰修享二時因名寺曰南翔寺
之西有村曰白鶴

申徒有涯方外之士嘗攜一白甕瓶自陽羨遊
吳中大風雪中脫衣賃舟沽酒斗餘飲畢大
吐同載者惡之榜舟者逐之有涯挈壺登岸
倚樹高吟曰仲尼非不賢爲世所不容咄咄
同舟子不識人中龍溪雪戴落梅寒聲激長
松狂來但清嘯一壺隱塵蹤吟訖跳身入瓶
悄然無跡榜舟者大駭舉瓶碎之無見也它

日同濟者見有涯攜杖於虎丘劔池側箕踞
而坐知其異人不敢逼問

樹萱錄

慶曆中李元者管城人泛舟過吳江岸傍見小
朱虵長尺餘爲牧童所困元以百錢售得洗
去傷血放茂草中明年復經吳江縱步長橋
有展刺來謁者稱進士朱浚少年風骨清聳
趨進可觀曰大人願見君子年老久不出敢
爾坐邀所居去橋數百步耳元拒不獲已乃
相從過橋已有彩舫艤岸浚拉元登舟去如

飛俄至一山數十吏立埃水濱乘元以肩輿
欵至其處朱扉侍衛甚嚴殿閣凌空王侯之
居莫及也一人高冠道服立殿上侍立皆美
人吏曰此吾王也浚引元升殿再拜王答拜
曰小子閒遊江岸不幸爲頑童所辱幾死其
手賴君子以仁存心救此微命不然化爲江
濱土矣元方記救虵事王顧浚令百拜且持
元坐受其禮曰此不足報厚德乃置酒高會
元從容謂王曰願聞王所以居此王曰吾南

海鱗長有薄功于世上帝命爲安流王且使
居此江湖清深易作膏澤水甘泉潔足以養
老又曰吾欲少報君有女童年未笄君若納
之當得其助又以白金百斤遺元曰珠璣之
類非敢吝白金易售也乃別去與女升舟諸
吏送之少選至長橋別去女童自言小字雲
姐年十三矣言笑惠敏元甚愛之後二年科
詔下明日當試女童曰我爲君入禮闈竊所
試題出門不久復還探懷出題元檢閱宿備

明日入試果膺合既捷薦名遂登科調丹徒簿女童之來至是六年矣忽辭去留之不可

離席冉冉不復見

朱地記

皇祐中蘇州民家一夜有人以白堊書其墻壁悉似在字一夕之間數萬家無一遺者至臥內深隱之處無不到者莫知其然後亦無他熙寧六年六月龍見於郡東方黑龍二北方白龍二雲氣盛作而不雨獨承天寺前雨二寸元豐元年七月四日夜蘇州大風雨潮高二丈

餘漂蕩尹山至吳江塘岸洗滌橋梁沙土皆盡惟石僅存崑山張浦沙保有六百戶悉漂盡惟餘五戶空屋人亦不存

元豐四年七月蘇州大水西風駕湖水浸沒民居凡邊湖者皆蕩盡或舉家不知所在松江長橋亦推去其半橋南至平望皆如掃內外死者萬餘人翌日水退村人漸獲流尸蘇匠爲棺一日盡售無以繼之人云吳江以北民露地而哭平望以南刈禾而歌

宣和間盛章守郡譙樓火有得一木於煨燼之
餘析而爲薪中有大吉字遂獻諸朝時郡學
立石一株中夜有光發石上教官作瑞石放
光頌亦以上聞又一日雷震大成殿柱火光
滿庭東壁楣上遺一四帶青布巾大可貯五
斗粟教官命以香案置庭中夜半失之

宣和間楊密字之損爲吳江丞治所枕太湖雲
濤涵湧震動窻戶廳西有湖山堂堂設石基
局及石墜二一日薄暮聞下子聲小吏走觀

見青巾二人對奕聞人來卽起凌波而去視
局上已五十許子密案爲圖以視善奕者歎
其妙而莫能殫其意父老相傳以爲奇事圖
嘗板行今逸之堂亦更爲廳事矣丞郭某所記

慧聚寺大殿二柱有天書如今之大篆非刊刻
者一勣溪火三字一蜿蜒蟠結若符篆不可
曉在柱裏向人所不見字大小近二尺許好
事者或模印之通鑑本末

松陵陳益年少俊邁嘗冠鄉舉嘗夢一人衣道

服促左右於巾笥中取綠衣靴笏與益衣之
益詢左右則曰楊文公也益穿袍亟覺毛骨
寒凜似不能勝道服者乃歎曰惜乎有此才
而無此緣卽命褫去益後語其事於人不一
年遂卒

談選

嘉祐中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泊岸船
中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鞢角帶短皂
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亦
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雁行久之自出一書示

人乃唐天祐中告授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
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
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時贊善大夫
韓正彥爲縣令召其人犒以酒食罷食以手
捧首而颺意若懽感者正彥使人爲其治桅
桅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爲之造轉軸教
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而颺船中有諸穀惟
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
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

治平中錢忠道過吳中愛其風物留戀不能去
終日諷詠遊賞遙見好女子小舟獨棹煙波
間忠悅之作詩贈之有句云滿目生涯千頃
浪全家衣食一輪竿女得詩攜歸呈其父蓋
隱淪客也嘉忠其詩遂以女妻忠汎舟同入
煙波不知所往

清隱集

吳郡志卷四十六

終

風韻後李氏晉許氏
董刊丁虞山汲古閣

吳郡志卷四十七

吳郡 范成大撰

異聞

吳王闔廬得魚腸磐郢湛盧三寶劍於越傳記
紀劍事頗怪吳越春秋云闔廬失道湛盧去
而水行以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劍於牀召
風湖子問焉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吳王
得越所獻三寶劍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
湛盧魚腸已用殺吳王僚磐郢以送其死女

今湛盧則入楚也昔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
劍五枚以示薛燭燭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
可服故闔廬以殺王僚磐郢亦豪曹不法之
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湛盧五金之英太陽
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伏之有威可以折
衝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則出故去無道
以就有道也越絕書亦云越王勾踐令歐冶
子造劍五枚大形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
鑌邪四曰魚腸五曰距闕吳王闔廬得其鑌

邪魚腸湛盧闔閭無道女死殺生以送湛盧
乃如楚史記正義亦引越絕所記二說劍號
不同而俱記湛盧之如楚宜編之異聞

吳越春秋

越絕書史記正義

吳王夫差時有雙鷺飛出鼓中而去

古今樂錄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歲童子韓重年十
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
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閭
門外三年重歸問其父母父母曰王怒玉結

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於墓側形見謂重曰咎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謂必從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左顧延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旣高飛羅將奈何志願從君讒言孔多悲怨生疾沒命黃墟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歔流涕不能自勝要重還冢重曰死

生異道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款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畱三日三夜臨出取徑寸明珠遺重曰旣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旣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旣死而重造訛言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趨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玉玉粧梳忽見王

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韓重
來求玉人王不許令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
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齋牲幣詣冢弔唁感其
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
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正如煙然錄異又
一說此女名紫珪魂出冢傍見重流涕遂邀
重入冢三日三夜重請還紫珪以徑寸珠并
玉壺贈之重齋二物詣夫差夫差大怒紫珪
夢見於父以明重之事夫差異之悲咽流涕

因捨重以子聳之禮待之

搜神記

吳王夫差坐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
怪問群臣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
分走矣伍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吳王怒
曰言不祥子胥曰非唯不祥王亦亡矣後五
日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
向人王問群臣見乎曰無後見子胥曰四人
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吳越春秋
後漢時姑蘇忽有男子衣白冠神峰瓌偉從者

六七人遍擾居民家人欲掩害卽有風雨郡兵亦不能擒術士趙晃聞之泛舟遽來登岸步至姑蘇臺卽往謂郡守曰不欲見此妖乎乃淨水焚香長嘯一聲大風應至聞空中數十人應響晃怒擲手中符如風少頃見此妖似有人持至者晃曰何敢幻惑如此倏有旋風擁去晃謂守曰可視之使者出門人已報云去此百步有大白蛇長三丈斷首路傍其六七從者皆身異處亦鼃鼃之屬

三吳記稽神異苑

晉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聲視聲所自發有小穿大如蟻穴瑤以杖刺之入數尺覺有物掘視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犬哺之而食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富昌當養之以目未開還置穿中覆以磨礬宿昔發視失所在矣瑤家亦無他太興中吳郡府舍中又得二枚物如初其後太守張茂爲吳興兵所害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蓋

此類也

法苑珠林搜神記

西晉永嘉元年吳縣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

蹄一手無毛尾黃色大如椀

晉書五行志歷代神異感應錄

永嘉中吳郡趙文昭宅在清溪橋與吏部尚書

文叔卿宅相近秋夜對月臨溪唱烏栖之詞

音旨凄然忽有一女子從女婢來姿態端麗

云是文尚書家人比去解金纓留贈文昭答

以琉璃盃後遊清溪廟忽見琉璃盃在神女

前又顧其壁畫侍女竝是偕來者

續博物志

東晉太興中吳民華隆養一快犬號的尾常將

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為大蛇圍繞周身犬

便咋蚰蚰死隆僵仆無知犬彷徨涕泣走還

船復反草中徒伴怪隨往見隆悶絕將歸家

犬為不食比隆復蘇始食隆愈愛惜同於親

戚

太興二年吳郡米廡無故自壞是歲大飢

晉書五行志

成帝時三吳女子簪白花望之如素柎傳言天

公織女死為之著服俄太后杜氏崩

苑木錄

隆安初吳郡治下狗常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
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一狗有兩
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歷代神異感應錄
謝邈之爲吳興郡帳下給使鄒覽乘樵船至平
望亭夜風雨露船無所庇宿顧見塘下有燈
火往投之得茅屋中有一男子年可五十方
織薄別牀有小兒年十歲許覽求寄宿欣然
相許小兒啼泣欷歔此人喻止之不止啼遂
至曉覽問何意曰是僕兒以其母當嫁悲戀

故啼耳將曉覽去回視不見向屋唯有兩冢
榛莽甚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謂覽曰此間非
人所行君何故從中出覽具以昨夜所見事
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兒實欲改適故來辭墓
因哽噎至冢號咷不復嫁出錄異記

吳人費季客遊數年時道路多寇妻常憂之季
與同輩旅廬山下各相問去家幾時季曰吾
去家數年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
其志當與吾否耳得釵仍以著戶楣上臨發

忘道此釵故當在戶上也爾夕妻夢季曰吾
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向吾取汝釵遂不
以行留在戶楣上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
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來歸還搜神記
王敬伯年十八仕爲東宮扶侍赴假還都行至
吳通波亭維舟中流月夜理琴有一美人從
二小女披帷而入施錦席於東牀設銀鑄雜
果命縮髮者酌酒相獻酬令小婢取箜篌作
宛轉歌婢甚羞低回殊久乃解裙中出黃帶

長二尺許以挂箜篌彈弦作歌女脫金釵扣
琴和之歌曰月旣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
事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妍以哀願
爲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又曰悲且傷參差淚
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鏘歌
宛轉清復悲願爲烟與霧氤氲共容姿天明
分別女留錦四端臥具繡枕腕囊并佩各一
雙贈敬伯生以牙火籠玉琴爪答之來日聞
吳令劉惠時妾船中失錦及臥具等檢括諸

同行至敬伯船獲之敬伯具夜來事及與從者女儀粧并所贈荅物令使檢之於帳後得牙火籠巾箱內奩中得玉琴爪令乃以壻禮敬伯厚加贈遺而別敬伯訪部伍人云女郎年十六字麗華去年遇病逝未亡之前有婢名春條年二十許一婢名桃枝年十五皆能彈箜篌又善宛轉歌相繼而死

虎丘山寺立塔掘基得一舍利空中天樂衆皆聞之井吼三日

法苑珠林

宋劉元字幼祖少好雲水與劉裕善而輕何無忌遂不相得乃去裕遊吳郡虎丘山心欲留焉夜臨風長嘯望月鼓琴於劍池上忽聞環珮音一女子衣紫羅之衣垂鈿帶拜謂元曰吳王愛女願來相訪元曰吳王愛女豈非韓重妻紫珪耶少頃紫珪至便與元同行恍惚間及一門約去虎丘二三里雖見宮闕唯聞風聲女謂元曰聞君與劉裕相得裕是王者然與何無忌不美此人恐爲君患若北還仕

魏朝官亦不減牧伯曉忽不見乃在一大陵

松柏下元乃北歸後仕魏累青州刺史

稽神異苑

虎丘山寺有月支僧支曇籥特賦妙聲善唄弄

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梵清響妙

絕宋孝武敕請至郡從受五戒

法苑珠林

楞迦山有唐侍郎輝祖墓凡十七世紹興間產

紫芝數本未幾侍郎之子登進士第至今衣

冠不絕

吳郡志卷四十七

終

風賦後多毛晉詩也董刊于虞山似古閣

吳郡志卷第四十八

吳郡 范成大 撰

攷證

勾吳太伯之奔荆蠻義而從者千餘家號曰勾

吳史記注曰勾吳太吳也史記正義引宋忠

世本注云勾吳太伯始所居地名也許慎注

淮南子云勾吳吳人語不正言吳而加以勾

顏師古曰勾夷俗之發聲也亦猶越謂之於

越也史記正義又云去梅里東南六十里十

九世壽夢居之始號勾吳與史記太伯時已
號勾吳不同疑正義誤太伯舊城史記正義
云太伯居梅里屬今常州無錫去此東南六
十里十九世孫壽夢居之二十一代孫光使
子齊築闔閭城都之今蘇州是也世本又云
諸樊徙吳安卽今蘇州二說不同大抵泰伯
之後吳自梅里凡三徙而定居於今之郡城
中間遷徙不出數十里之內也梅里屬吳縣
史記正義唐張守節所撰是時或屬無錫爾
案此恐只是伯之舊名韋說似迂

太伯古公長子韋昭云武王革商追封爲侯伯
故曰太伯范甯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
仲雍太伯弟與其兄同奔吳世本云吳熟哉始
居蕃離宋忠注云熟哉仲雍字也案雍是熟
食故名仲雍字熟哉括地志云仲雍冢在常
熟縣西北三里海禺山上蕃離今吳餘暨縣
世本所載仲雍名字似鑿然不敢沒其說姑
寓於此餘暨前漢地理志云蕭山潘水所出

東入海應劭曰吳王闔廬弟夫槩之所邑師古曰暨音既

泰伯三讓今吳縣有三讓鄉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史記正義引江熙云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傳國於季歷以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又釋云太

王病而託採藥生不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歷主祭祀不祭以禮三讓也

虞仲史記武王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史記正義引周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左傳云太伯虞仲文王之昭按周章弟亦稱虞仲當是周章弟名仲初封於虞號曰虞仲然太伯弟仲雍又稱

虞仲者當是周章弟封於虞仲雍是其始祖
後代人以國配仲故又號始祖爲虞仲

吳王壽夢書傳名稱不同史記正義解夢莫公
反當周簡王元年左傳云吳子乘卒杜預云
壽夢也左傳及世本又云吳孰姑壽夢也世
謂孰夢諸也春秋傳壽作孰音相近姑之言
諸也毛詩傳云舊讀月諸爲姑是以姑爲諸
則知孰姑壽夢一人耳又名乘

吳王闔閭十九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吳敗
于雋李左傳謂闔廬傷將指卒於陘史記乃
謂敗之姑蘇姑蘇自是夫差敗處史記正義
謂姑蘇樵李相去二百里疑太史公誤又吳
王夫差二年悉兵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
此語亦誤當云報樵李耳

吳王闔廬史記作此廬字它傳記又用此閭字
不能堅知其的今據所出處兩存之

三吳之說世未有定論十道四番志以吳郡及
丹陽吳興爲三吳又以義興吳興及吳爲三

吳郡國志謂吳興義興吳郡爲三吳又云丹陽亦曰三吳元和郡國圖誌亦曰與吳興丹陽爲三吳酈元注水經云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口西爲吳東爲會稽後分爲三號三吳吳興吳郡會稽其一焉按晉書成帝咸和三年蘇峻反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等起義兵於三吳時冰爲吳郡太守舒爲會稽太守則是吳郡吳興會稽爲三吳又孫恩攻陷會稽劉牢

之遣將亘寶率師救三吳并陶回爲吳興太守時大饑穀貴三吳尤甚回開倉賑之不待詔及割府庫軍資以救乏絕一境獲全詔會稽吳郡依回賑恤據此則吳郡與吳興會稽三郡爲三吳甚明又虞譚傳蘇峻反譚爲吳興太守詔加譚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事又寧康二年太后詔曰三吳輿壤水旱併臻宜時拯卹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全除一年租據此兩處則義興固在三吳

之外而太后之詔會稽亦復在三吳之外豈一時稱謂未有一定之說抑史又自有詳簡差互耶或云虞譚所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計六郡而稱五郡譚自爲吳興太守矣增督五郡蓋丹陽其一也又以太后詔攻之則會稽決不在三吳之數巨寶救三吳者以孫恩旣陷會稽遂逼吳中故云今當以十道四蕃志及郡國志別說爲正

吳會世多稱吳門爲吳會意謂吳爲東南一都

會也自唐以來已然此殊未穩今客館有吳會亭尤誤天下都會之處多矣未有以其地名冠於會之一字而稱之者吳本秦會稽郡後漢分爲吳會稽二郡後世指二浙之地通稱吳會謂吳與會稽也諸葛亮曰荊州北據漢沔西通巴蜀南連吳會謂北則漢與沔西則巴與蜀南則吳與會皆指兩地爲說南連吳會通言二浙江南形勢豈謂荊州獨連吳門一郡乎莊子釋文淞江注云浙江今在餘

杭郡後漢以爲吳會分界今在會稽錢塘其
云分界則言兩地尤明褚伯玉吳郡錢塘人
隱居剡山齊太祖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
迎遣此證尤切六朝時亦有下吳會兩郡各
造船若干者如此類甚多或謂會稽二字可
以單稱會乎按宋元嘉時以楊州浙西屬司
隸校尉而以浙東五郡立會州以隋王誕爲
刺史此單稱會之證也

三江按司馬相如上林賦敘上林諸水曰丹水
紫淵灞澹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滌
潢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去太湖數千
里外中隔大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
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崩
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
之五湖孔安國曰彭蠡江分爲三入于震澤
後爲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嘗詳考地理江
漢至五湖自隔大山其末乃逶出五湖之下

流徑入于海何緣入于五湖淮汝自從徐州
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彭蠡既潴陽烏攸居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之則彭蠡水
之所潴三江水之所入未必謂入于震澤也
震澤之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
多大川今三江故道古今變遷已不可堅定
然禹貢之說謂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
而爲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亦
水之理也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

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
里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據此則水經
亦謂中江北江皆在震澤傍近但其跡不可
攷耳與孔安國謂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爲
北江以入海遠近絕不同史記正義解三江
既入震澤底定云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
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
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蠟
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

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又引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是也言理三江入海非入震澤也按太湖西南湖州諸溪從天目山下西北宣州諸山有溪竝下太湖太湖東北流各至三江口入海其湖無通彭蠡湖及太湖處竝阻山陸諸儒及地志等解三江旣入皆非也周禮職方氏云揚州藪曰具區川

曰三江按五湖三江者韋昭注非也其源俱不通太湖引解三江旣入失之遠矣郡國志引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韋昭曰三江爲吳郡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水經亦載韋昭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虞氏志林云江於彭蠡分爲三又云江自太湖出于海屈曲七百里世遂以韋昭爲謬謂錢塘浦陽元不與震澤相關也水經謂浦陽一名潘水在會稽界而彭蠡乃宮亭湖去震澤更遠虞氏之

說尤荒唐今松江之傍有小村落名三江口
鄺善長云松江自湖東北逕七十里至江水
分流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
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皆謂此地史記
春申君傳云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正義引
戰國策三江之浦卽此是案三江口異名者
三姑備錄之

五湖卽太湖也風俗通云湖都也周官楊州其
浸五湖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

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爲名虞翻又云太
湖有五道口則謂之五湖史記正義越敗吳
於夫椒引杜預曰太湖中山也又引賀循會
稽記云勾踐逆吳戰於五湖中大敗而退今
夫椒山在太湖中洞庭山西北案此吳越戰
於五湖直在笠澤一湖戰耳史記正義及顧
夷吳地記又云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貢湖
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爲五湖蓋古時應別
今竝相連菱湖在莫里山東周迴三十餘里

西口濶二里其口南則莫里山北則徐侯山
西與莫湖連莫湖在莫里山西及北北與胥
湖連胥湖在山西南與莫湖連各周迴五六
十里西連太湖游湖在北二十里在長山東
湖西口濶二里其口東南岸樹里山西北岸
長山湖周迴五六十里貢湖在長山西其口
濶四五里口東南長山山南卽山陽村西北
連常州無錫縣老岸湖周迴一百九十里已
上湖身向東北長七十餘里兩湖西亦連太

湖又解五宗世家五湖之間云五湖謂具區
洮滬彭蠡青草也又云游莫貢陵爲五湖竝
太湖東岸今連太湖蓋後五湖當是也今案
史記正義及顧夷所記五湖今竝相連五宗
世家解又以後五湖之說爲是則五湖爲太
湖一湖甚明越絕書云太湖濶三萬六千頃
則一湖所占廣矣史記正義又引吳地記云
笠澤江松江之別名又云笠澤卽太湖則江
湖通爲笠澤矣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

名笠澤一名洞庭史記三苗國左洞庭右彭蠡裴駙注云今太湖中包山有石穴其深洞無知其極者名洞庭此洞庭非與彭蠡爲對者但通呼洞庭耳彭蠡卽宮亭湖爾裴說殊爲不審又水經孫皓天璽元年臨平湖開又於湖邊得小石上刻皇帝字於是改天冊爲天璽元年孫盛以爲元皇中興之符證五湖之石瑞也以此見古人通名浙西澤藪謂之五湖又晉楊泉五湖賦止爲太湖而作此一

證也陸龜蒙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

一水五名或又以太湖射貴湖洮湖

一名長塘湖在

義興上湖與隔湖爲五湖尤繆

葑門續圖經謂作封門取封禺山以爲名封禺今屬吳興亦未有據按史記正義吳世家吳東門解云闔閭城無東門引吳俗傳越伐吳伍子胥見夢越軍令從東南入越王乃回向三江口岸築壇祭子胥乃開渠自羅城東開門入吳至今猶名示浦門曰鱖

普字鱖音又

伍子胥傳吳東門解亦云東門鱖門謂解門也今名葑門越軍開示浦子胥以濤蕩羅城開此門有鱖解隨濤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鱖魚又名江豚欲風則湧據此葑門乃有別意葑鱖音相近云

洞庭東西兩山在吳松江南太湖之中韋蘇州謂皮陸唱和之所近時蘇子美詩云笠澤魚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卽吳松江也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湖者卽酈善長注水經

云洞庭波乃湖水非江也蓋斥此湖爾比見岳州集古今題詠刻石龕于岳陽樓上如蘇州皮陸及子美之詩皆在焉乃知地志不可不考

胥山在太湖口上有伍子胥廟舟行自此入太湖故名胥口或曰吳王旣殺子胥盛以鴟夷投諸江史記謂吳人爲立祠於江上號曰胥山今自吳故城至胥山四十里之近殺而投之湖中容有此理後世乃以子胥爲濤神謂

浙江之濤子胥所作又以杭之吳山爲子胥
祠或亦曰胥山然吳故城去浙江乃三百八
十里不應投奔如許之遠以事理論之吳之
胥山爲近吳錄又云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
百里故曰江上今胥山去浙江何止百里吳
錄所指或指松江耶今具存其說云古今廟
宇遷移固不定而張守節作史記正義解言
祠江上名曰胥山謂太史公之說非是引吳
地記云越軍于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

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
動酒盡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
壇浦至會稽太守麋豹移廟於吳郭東門外
道南顧夷作吳地記時其廟尚在案此卽始
廟不在胥山太史公乃云因命曰胥山正義
又引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遶胥湖東岸山西
臨胥湖有古子胥二王廟張守節按此廟不
于子胥事太史公誤矣据此則史記所云尚
又疑乾道中胥山廟久廢鄉人復修之姑據

史記所說以祠子胥有周路分者善書題其廟額而盤門內亦有廟焉王充論衡亦論濤神之誣曰儒書言夫差殺子胥煮之於鑊盛以囊投之於江子胥恚恨臨水爲濤溺殺人夫言吳王殺伍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恚恨臨水爲濤者虛也衛蒍子路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子胥亦自先入鼎鑊後乃入江在鑊之時其神豈怯而勇于江水哉何其怒氣

前後不相副也

城隍廟其初春申君也唐碑具在按史記春申君於楚請封於江東因城吳故墟以爲都邑越絕書吳伐楚封春申君於吳吳地記春申君嘗造地門以禦越軍其說不同宜以史記爲正

婁縣在崑山縣東北三里一村落也蓋崑山舊治或云在漢爲嚠縣後避錢鏐諱改崑山案吳志張昭拜輔吳將軍封婁侯則縣之爲婁

舊矣漢書云改於王莽時

信義古縣名蕭梁時分婁縣置信義縣屬信義郡大同初廢復分信義屬崑山今縣西二十里有村曰信義疑此古縣地也土人或訛爲鎮義

韋蘇州唐史不爲立傳按其行事頗逸按白樂天吳郡詩石記云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刺史後三十七年樂天亦佩蘇印實寶曆元年記中目應物爲碩人則在當時已有重名應

物詩清深妍麗有六朝風致其自敘乃謂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元宗崩始折節讀書然觀其人賦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而詩格高潔不似晚節把筆學爲文者豈其自敘之過與然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耳宋景文作唐書文藝傳舉唐之能文者皆在至於蘇州集中亦足攷其履歷乃以爲史家軼其行事故不書惜哉劉禹錫集又有大和六年舉自代一狀

然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
皇巡幸年身騎殿馬引天仗直至華清列御
前又有出身天寶今幾年之語則常逮事天
寶間矣又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
曉拂爐烟上玉墀以編年通載考之天寶元
年至大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物於天寶間
已年十五不應能至大和間也說者謂禹錫
與白居易同時視應物輩行迥不同禹錫所
舉或別是一人也

韓駒蔡寬
夫等詩話

半夜鍾按唐張繼楓橋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
半夜鍾聲到客船在闔門外七里歐陽文忠
公云句雖佳其奈三更非撞鍾時歐公益未
嘗至吳中今吳中僧寺實半夜鳴鍾或謂之
定夜鍾不足以病繼也南史丘仲孚吳興人
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鍾鳴爲恨阮景仲爲吳
興守詩云半夜鍾聲後白樂天亦云新秋松
影下半夜聽鍾聲吳中半夜鍾其來久矣又
于鵠送宮人入道詩定知別後宮中伴遙聽

緱山半夜鍾溫庭筠詩亦云悠然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窻半夜鍾何獨於繼而疑之

王直方石

林二詩話詩
眼學林新篇

響大師崑山惠聚寺石像也寺創於梁天監中開山僧乃惠響今有古石像在靈山院小洞中俗人扣之鏗然有聲遂呼響大師以為山中奇事甚可笑響後駐錫揚子江心蝦蟆山於此入滅山上僧院有碑刻載崑山創寺本末頗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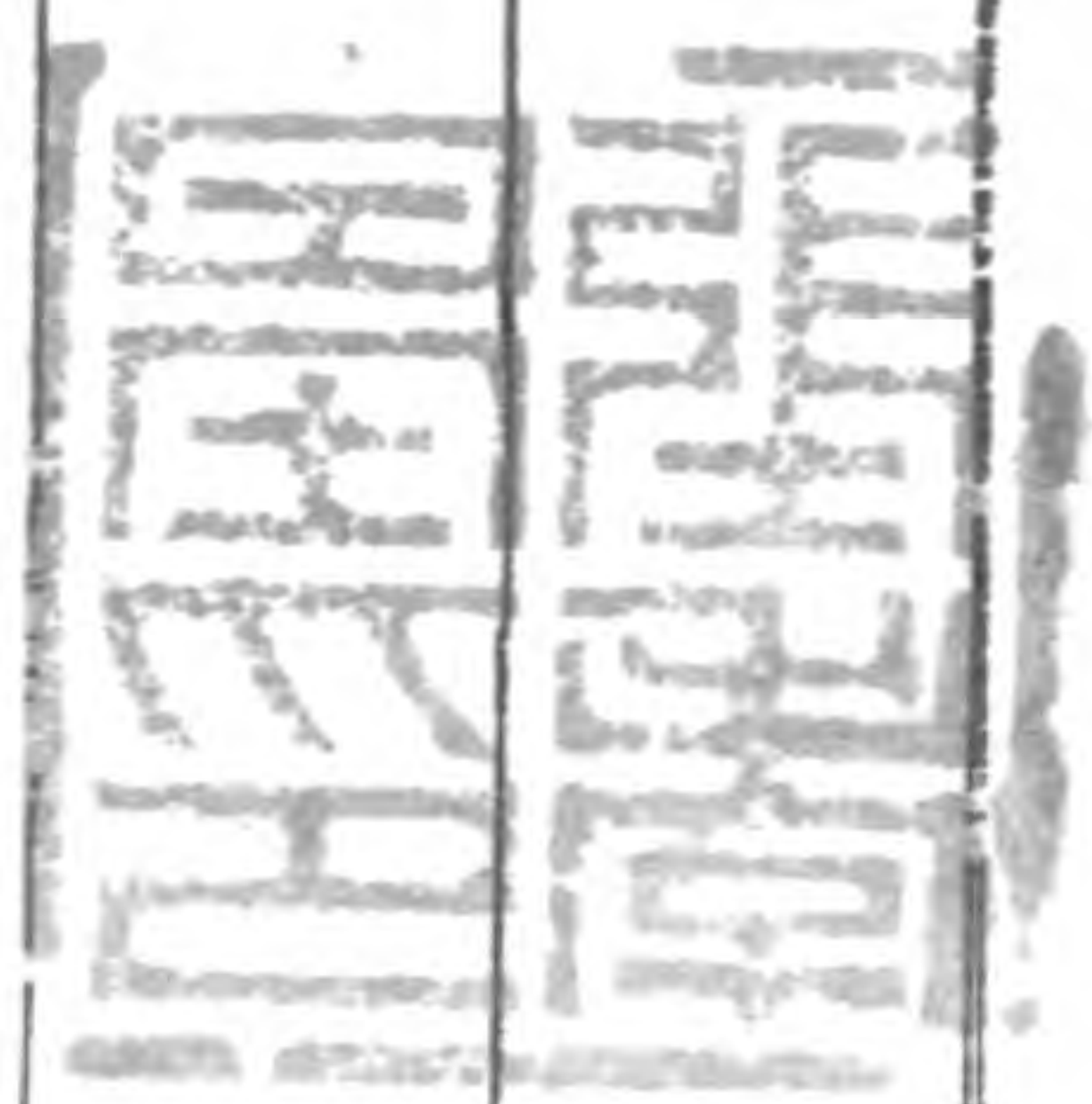
崑山古上方有孟郊張祜留題詩或云郊隨父任崑山尉因有篇什按韓文公郊墓誌云父庭玠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郊及二季艷郢而卒考此語是郊時方幼稚本傳亦不言其幼稚能詩上方留題或者疑乃其父庭玠所作不可知或又云郊後長大問其母身所生之地母云父任崑山尉時郊遂遊吳至崑山乃留題事無考證不敢信摭言載白樂天出守蘇州科場將開方干來求解頭而張

祐適至無何二人言語喧爭於席上由是二人俱不得解頭而去祐之留題必是樂天守蘇時也

太和宮在盤門外續圖經云唐相畢瑊之別業按畢瑊未嘗相相者畢誠也

外岡青岡五家岡蒲岡塗菘岡徘徊岡福山岡舊圖經云竝在吳縣界今次第攷之上之四岡屬崑山下三岡屬常熟言其地則與吳縣大相遼絕

織里橋今訛爲吉利橋
帶城橋今訛爲戴城橋
交讓巷今訛爲甘漿巷



吳郡志卷第四十八

終

風韻後章弋譜詠
蕭刊于漢山假古閣

吳郡志卷四十九

吳郡 范成大 撰

雜詠

吳中風物之美騷人墨客凡所賦詠皆以類見
無所附麗者則萃于此其目有八

一曰紀詠白居易吳中好風景詩二首吳中好

花未歇海天微雨散江郭纖塵滅暑退衣服乾

潮生船舫活雨衙漸多暇亭午初無熱騎吏語

使君正遊時節○吳中好風景無朝暮
晚色萬家煙秋聲八月樹舟移絃管動橋擁旌
旗駐改號齊雲樓重開武丘路況當豐熟歲好
是歡遊處州民勸使君且莫拋官去崔融次韻

洛渚問吳潮吳門想洛橋夕煙楊柳春水
舉託還颺蘇子美過蘇州東出盤門刮眼明蕭
蕭疎雨更陰晴綠楊白鷺俱自得近水遠山皆
有情萬物盛衰天意區區暮亦行杜牧經闔無窮
遺蹤委衰草住行客思悠悠昔何人處終年水
自流孤煙村戍遠亂雨海門吟罷獨歸去煙
雲盡慘愁劉禹錫憶春草館娃宮外姑蘇臺鬱
鬱芊芊撥不開無風自偃君知否西子裙裾曾

來拂

二曰遊覽

蘇子美遊山
峰下先讀爛石碑僧廬頗新丹靑晃朝曦
云昔支公居白石迹有馬蹄踰嶺到天平觀石
屋危蒼壁瀉白泉對之已忘疲西巖列窓戶玲
瓏透斜暉嶽然似飮餌人可施朝食下木

瀆市物俗所宜琴臺昔嘗遊回首憶舊題南
又度嶺盤屈麋鹿蹊金鎚寺壓兩山脚三峰張
松澗見廣路平如隱甚無夢思西南登堯俗
屏幃夜闌宿虛堂清甚無夢思西南登堯俗
云堯所基洪川不能沒上萬衆棲中道舍籃
輿從者亦汗衣關陸巧步趨健馬莫可追自傷
幹軀大兩股酸不隨巖雨灑磴滑惟賴枯筇枝
四顧物象殊雖困強自持竹木互支撐小閣架
險梯凌晨過橫山蹴踏雲霞低身如插翅翼下
見鴻鵠甲却視衆壑密若薺麥齊是皆樗櫟
材春登綠翠姿一方紺碧瓦樓殿貼地飛右顧
萬頃湖東與天相迷日炙白煙開風驅銀山移
旁過折腰塔鐵輪盡顛隳近爲震霆拔火烈瓦
甃麋未知天之意摧此將何爲迤邐寶積福愛
此路側池清無一點塵蝦魚潛亦傳者非北
竹整如翠羽旗一柳屋老朽是亦傳者非北
千丈橋柱裊欄傾欹攬衣俯而趨愁爲溪風吹
遇勝輒自留仰嘯巾屢遺永言嘉謔浪把酒先

梅雲緣珠煙贈珥五激榮但憶侍清日事人嘻
熟黎一唾樹貫遺湖激華逐錦太泉夜奔殊嘻
新明笑暝散之簪春飛事東纏夫與往走未予
秧帶空色鵝彭想安濤空山輪人白內爭知履
插星箇遠鴨山無排射火賡妓濱燈終行私疑奇
期歸處相山中重湖胥追美酒七知三不覺怡蘇
我尚無荅平老癯仙日見夢回澄三翻窮寘平後
散及剃法生爾汝萬孤塔揚胡宿惡實墮
縑齋鼓方爾汝萬孤塔揚胡宿惡實墮
楮鼓踏臨岐戒後會
莫忘鷗盟敵
會寒雲

三曰書事

家室丹楹百處樓水光搖極浦草色來舟門架碧
侯麻衣翠曾為旅棹遊放歌隨楚老清宴奉諸
卣以餘章公嘗日陪余以段平仲李吳何劉韋
經周喪畧盡子孫孟吏聽入春湖看鴈雷里吟傳
綺唱鄉語認花寺聽鷺入春湖看鴈雷里吟傳
扉梅圃靜水檻橋轉攢虹飲波通鬪鷓浮竹
丘舊風猶越鼓餘俗幽絕堵荒蕪苑穿巖破虎
亦徧搜吹臺山木盡香徑佛宮秋帳殿菰蒲掩
雲房霧露收苧羅妖廢滅荆棘鬼包羞風月俄
黃綬經過半白頭離愁劉客半蘇州年棘鬼包羞
來酒徒貞玩無中賓日客再至和蘇州年棘鬼包羞
蘇州相識非復別離愁劉客半蘇州年棘鬼包羞
陌前旌駐外郵水風搖綵旆引候驕火分通吏
兒孫隔呼名禮敬修顧占殊宿昔語默過悲憂

吳郡卷四十九

三

義感心空在容衰日易偷還持滄海晏皇恩猶此布
皇猷韋應物軍中冬燕滄海已云晏皇恩猶此布
勤式燕徧恒秩柔遠及斯人茲邦實大藩伐鼓
軍樂陳是時冬服成戎士氣益振虎竹謬朝寄
英賢降上賓旋罄周旋禮無海陸珍庭中九
劔關堂上歌吹新景不顧晚觥酌豈言頻單
醪昔所感大釀况同忻顧謂軍中士報答何由
申曹松春日自吳門之陽羨道中書事勝異恣
遊應未遍路岐猶去幾時還浪花湖闊虹蜺斷
柳線村深鳥雀閑千室綺羅浮畫幟兩州絲竹
會茶山眼前便神事何必須言臨水國天
元之盡怪吳蘇地瓊花冷不銷時賢影沈松塢
亂片響葦蓬逐江雲墮輕舫繒鋪鴈齒橋煮茶
收歲計宜稻採民謠拔筍芽先出欺梅藥自凋
誰言未盈尺猶稱不封條郡守齊黃霸明君邁
帝堯縣官惜歌詠翻恐笑漁樵李嘉祐自蘇臺
至望亭驛人家盡空春物增思悵然有作因寄

從弟紆○南浦菰蔣覆白蘋東吳黎庶逐黃巾
野棠自發空流水江燕初歸不見人遠樹黃
依依如送客平田渺渺獨傷春那堪回首長洲
苑烽如火年年報虜塵梅摯五日公宴虎符新
晚芳天良會難并樂與賢心愧白公宴虎符新
車三日月始開筵軒輶三胸已寔關庭云下蘇軾
君二家雨中飲酒二首小圃陰遍洒塵方塘
灑灑欲生羅已煩仙袂來行雨莫遣歌聲便駐
雲肯對綺羅辭白酒試將文宇惱紅裙今宵記
取醒時節點滴空階獨自聞○五紀歸來鬢未
霜十眉環列坐生光喚白船渡迎秋女駐馬橋
邊問泰娘曾把四絃娛空疑燕將百草鬪吳王
從今却笑風流古來儉父愛鄉一香膏育宴不
可忘愛情寄魯望古來儉父愛鄉一香膏育宴不
不輟琅書味齋日難判玉鱸香為說松江宴老
處滿船煙月濕莎裳陸龜蒙菰煙蘆雪是儂鄉
釣線隨身好坐忘徒愛右軍為點畫閑披左氏

得膏肓無因月殿聞移屣祗有風汀去採香莫
問江邊魚艇子玉皇看賜羽衣裳蘇子美九月
五口夜出盤門書呈黃尉紺紬幕見黃金鈎珠
幾磊落澄作不流紛紛媚景動波上的的遠勢
生一作方弭頭對此山漸昏漁唱息唯城遊青娥蕩漿
忽遠至雖有雅約猶嘖羞綵舟鮮明四窓闢蘭
耐辛滑佳賓畱歌餘清冽貫衆耳笑動姿采生
香懽玉盤鱸光一色餽簇肴核隨所搜河斜
參倒氣愈浩我起飲子色餽簇肴核隨所搜河斜
得邂逅得此難再求區區才知自勞役擾擾塵
俗多悲憂已醉更歌更起舞之西分散空離愁
蘇子美邂逅已醉更歌更起舞之西分散空離愁
筆叙意昔別蘋初生離謳發清商契闊幾何時
遺囀猶在梁我亦遊宦者吳會非我鄉三考一
瞬息扁舟此徜徉邂逅通夕語拜棹水中央淡
影月照戶遙音鴈南翔且長嶽崎慎所歷無令
漿子去尚千里道阻且長嶽崎慎所歷無令

馬從之幾黃林歆寒食家家踏曉晴好風吹我出重
城幾乘樂何須鷓尾並繞行山前父老應相笑
原我頻來學送迎林希初至吳門示諸弟兼呈
伯原教授夢寐家山忽五春君恩乞與守符新
便推白傅為前政更得梁鴻作部民入境喜逢
餘秉穗舉杯無復歎鱸葦左司西掖誠非據尤
是詩情愧昔人按夢得與昔樂左司余從西州刺史故偶能之詩西

四曰懷古許渾宮館餘基輟棹過黍苗無限獨
淺莎江上雨來虛檻冷海邊風起遠帆多可憐
國破忠臣死日東流生白波陸龜蒙疊韻吳
宮詞二首膚愉吳都姝眷戀便殿宴逡巡新春
人轉面見戰箭○紅權通東風翠珥醉易墜平
明兵盈城棄置遂至地皮日休浸深○杓指替
厲衛睥睨荒王將鄉亡細麗蔽袂逝○杓指替
製曳康莊傷荒涼主虜部伍苦嬌亡房廊香杜
牧越兵驅綺羅越女唱吳歌宮盡花聲少臺荒

廉跡多茱萸垂曉露茵茵落秋波無遣君王醉
滿城嘖翠娥○香逕遶吳宮千帆落照中鶴鳴
山苦雨魚躍水多風城帶晚莎綠池連秋蓼紅
當年國門外誰信伍負忠劉商懷古送李秀才
下第歸江南姑蘇臺枕吳江水層級鱗差向天
倚秋明雲白萬林空低望吳田三百里當時雄
盛何如此千仞無根立平地臺前三百吹玉鷺
臺上迎涼撼金翠銀河倒瀉君醉灑酒我冠
野西子宮娃酣態舞娉婷香颺四颯真珠墜
貞結舌長歎秋忠諫無因能到耳城烏啼晝海
霞銷深掩金屏日高睡王道潛隨伍負死河斗
中間瞻王氣會稽勾踐擁長矛萬里馬蹄掃空
壘瓦解冰消真可恥疑艷妖芳安足恃可憐荒
苑雨冥濛麋鹿呦呦遶遺趾君懷逸氣還東吳
狂吟日遊姑蘇興來下筆倒奇景瑤盤迸灑
蛟人珠大鵬矯翼翻雲勁危峰霽後凌天孤海
潮秋打羅刹石月魄夜當彭蠡湖有時疑思萬
慮無霓幢髻鬢遊仙都琳琅暗戛玉華殿天香

靜裊金芙蓉葉君聲日下聞來久清贍何人堪敵
手我逃名迹遁西林不得灞陵傾別酒莫便五
湖為隱淪年年
三十昇仙人

五曰題贈蘇舜欽答章傳廢官旅吳門迹與世
經交聖賢放意狎魚鳥志氣內自充藜藿日亦
飽不圖名利場有士同所好南閩章其氏傳名

字傳道清晨闖予門疎爽見姿表大篇隨自出
爛熳風力老安敢當所裏讀之欲驚倒開軒延
與語指亦有深到平生踏京塵識子恨不早扶
疎語指亦有深到平生踏京塵識子恨不早扶
草秋風還故鄉無或歎枯槁貴富鳥足論令衰
當自保王元之贈草庵禪師陽山足下草庵深
名陽鮑寂寂香燈對遠岑莫怪相看總無語坐
禪為政一般心梅製酬張無夢一夢浮生無夢
身先生真是一般心梅製酬張無夢一夢浮生無
裁得瑤章祕還寄吳門吏隱人天詩禧初先其蔡函

人學士石刻今存
相去三石今存
承年卽南以見遠
長年卽南以見遠

六曰寄贈
樂天重答劉和州
蘇州刺史

敵西施敢有文章替左司隨分笙歌聊自樂等
閑篇詠被當人知花邊妓引尋香徑月下僧留宿
劍池可惜當時好風景吳王應不吟詩徑探香

是州人閻門老身登第早同坐主題書後新此
頭白金章未老身登第早同坐主題書後新此

處吟詩向山寺知君忘却曲江春皮日休吳中
書事寄漢南裴尚書萬家無事鑲蘭橈鄉味腥

多厭紫蕞紫江鼓石通劫集也云水似碁文交度郭柳如
行障儼遮橋青梅帶重初迎雨白鳥群高欲避

潮唯望舊知憐此意得為倉鬼也逍遙陸龜蒙
風清地古帶前朝遺事紛紛老寂寥三茆涼波

漁菴動以遠祖壯多對野寺分金刹五茸春草雉媒嬌
所五鞞誤有王獵三壯多對野寺分金刹五茸春草雉媒嬌

隱舊遊寄致仕了此景吳王看即奉弓招王禹偁
處蓮海山微隨白太湖水遠同洞天草沒潮泥上沙

明蟬火然應全吳氣象太守十隻洞庭船蘇子美贈
荆暉求詩全吳氣象太守十隻洞庭船蘇子美贈

落江應天看怒潮王禹偁淡先可鎮浮囂好是
長吟處霜庭山知君思浩然除夜寄羅評事同

年歲暮洞庭燈搖浪開臆雪滿天無因一乘興
夜濤眠移棹宿寄蘇州知府蔣密學清德臨

同醉太湖船胡宿望滯鹽梅武林間歲移星座
潘第二年回東南時望滯鹽梅武林間歲移星座

溫樹多年直斗魁楚客江山俱逸思吳王風月
屬高才空傳宴寢凝香句事公吳中翰佳後題蘇好

有梁鴻洛無因得仰陪又寄子美學士臯橋羈旅
浪翻作主人翁嬰信未通金谷經為年少客滄

飲中身外不須論得喪儻來軒冕古今同蔣之
奇賀兄之翰寵換蘇印二首久次含香厭粉闈

簫不用懷歸忘此景吳王看即奉弓招王禹偁
隱舊遊寄致仕了此景吳王看即奉弓招王禹偁

處蓮海山微隨白太湖水遠同洞天草沒潮泥上沙
明蟬火然應全吳氣象太守十隻洞庭船蘇子美贈

荆暉求詩全吳氣象太守十隻洞庭船蘇子美贈
落江應天看怒潮王禹偁淡先可鎮浮囂好是

長吟處霜庭山知君思浩然除夜寄羅評事同
年歲暮洞庭燈搖浪開臆雪滿天無因一乘興

夜濤眠移棹宿寄蘇州知府蔣密學清德臨
同醉太湖船胡宿望滯鹽梅武林間歲移星座

嶺上歲歲北風寒落日孤舟去青山萬里看
聲湘水靜草色洞庭寬已料生涯事只應持
竿○賀力牧別蘇州人徘徊闔闔望極姑釣
蘇○賀力牧別蘇州人徘徊闔闔望極姑釣
遂亡矣宮毀無巢燕城空有樂鳥茲邦號端委
多士自相趨照庶同燕石光車等魏珠邦言離
惆悵急別更脚蹶若訪任公體被詔守東海隅
希將之宣城吳門效白樂天京洛塵此守東海
渡楊子津拭目迎家山洗我京洛塵此守東海
豪況復平生親初欲循故事公宴月塵此守東
敘契闊豈徒樂吾身臨賓樽酒未閱吏牘三旬
避嫌俄得請主地翻爲賓樽酒未閱吏牘三旬
何因物理可勝歎俯迹已陳齊人整震澤行樂
挹敬亭春五月舉報政速哉彼齊人整震澤行
郵何德於吳民舉報政速哉彼齊人整震澤行
不何德於吳民舉報政速哉彼齊人整震澤行
疊嶂樓有懷吳門送勤來慙白太守去敬亭山
水松陵數舍間天難如兩州好君恩乞與一句

身間漸無牒訴煩敲朴喜有林泉數往
還猶想朋雲隱君子思歸時見鬢毛斑
八曰贈別獨孤及送長洲劉少府
跡而峻其政則物使績未書也而夫跡傲則合
不徒得驂其則物使績未書也而夫跡傲則合
之子爲子已仕慳子見於竟謫爲南巴尉而芥
會同譴有命閣者天子憲府雜鞫且未嘗辨其
濫故有後命俾除館豫章侯條奏也且未嘗辨其
船吳門將泝江而西夫行止者時得喪者機也
來之機括乎由圖南致九萬吾唯子之望乎但
春水方生孤舟鳥逝青山草奈遠別何之望乎但
道者盡借賦詩以覲吾子歐陽詹送許少府之
任序始入仕一有縣尉或中或上或緊銓衡評
才若地而命之至於緊無得幸而處緊銓衡評
美者尤難其人今年孝廉郎高陽許君授常熟

尉者實緊中之美君十三舉明經十六登第後
三舉進士皆屈於命去冬以前明經十六
資貴中之隨牒之官等外之甲既才且地從常
官夏四月隨牒之官等外之甲既才且地從常
陰而委質鬱蘭咳以辭親征車不麟芳有舊望
異時九勿由茲一實在此由家不麟芳有舊望
君常以爲離已任夫何恤哉士之行乎權德與
軫念於崑山非所爲士也行之權德與送從
兄立赴崑山主簿以爲君也行之權德與送從
德麻廕而奉清廟齋祠者及夫試吏就祿與秀
才孝廉郎等蓋以舊服流慶後昆宜之其於獎
人爲善之義深矣從兄承烏奕後昆宜之其於獎
粼文誼之訓敏於學行而薄於宦名乃今調於
天官署崑山主簿以姑胥之通邑士衡之佳句
僑舊耕植多依是間上胥之通邑士衡之佳句
表率其飭躬敬事風夜勤敏有良二輪積水或
乎從弟中書舍人德輿序其敏所由俾群從借
劉禹錫三載爲吳郡臨岐祖帳開雖非謝桀黠

且爲一徘徊○流水聞門外秋風吹柳條從來
送客處今日自魂銷白樂天代諸妓贈送周判
官妓筵今夜別姑蘇客棹明朝向鏡湖莫汎扁
舟尋范蠡且隨五馬覓羅敷蘭亭月破能回否
娃館秋涼却到無好與使君爲老伴歸來休染
白髭鬚欲下持衡詔先容解印歸六韻賜示因
伶酬獻欲下持衡詔先容解印歸六韻賜示因
霜薄霽來威舊化堪治疾餘思可療飢春後澤
去棹穿柳挽行衣佐理能無取酬知力甚微空
將千感淚異日拜黃扉陸龜蒙左契歸和諫罷郡
敘懷六韻已報東吳政初指左契歸和諫罷郡
節人不犯寒威江上思重借朝端望歸天應酬
封夜詔金殿賜春衣對酒情何遠裁詩思極泥
待升銘造日海問漁扉李何送客歸吳江村微
秋雨歇酒盡一帆飛路歷波濤去家唯坐臥歸
島花開灼灼汀柳細依別後無餘事還臥歸
釣磯張衆甫送李司直使吳別後無餘事還臥歸
遠辭家震澤逢殘雨新豐過落花水萍千葉散

風柳萬條斜何處有離恨春江無限沙
沈處士赴蘇州李中丞招以詩贈行山城樹葉送
紅下有碧溪水溪橋向吳路酒旗誇酒美下馬
此送君高歌爲君醉念君苞材能百工在城壘
空山三十年鹿裘挂廳睡君自言隴西公飄然我
知已舉酒屬吳門今朝爲君起懸弓三公囊
書數萬紙戰賊卽戰賊爲吏卽爲吏盡我所有
無惟公之一指使予曰隴西公滔滔大君子當思
掄群材一爲國家治譬如匠見木礙眼皆不棄
大有者巖十圍小者細一指楸楸與棟梁施之皆
受公恩紀處士常有一揮立能致予亦何爲者亦
空不得一馬箠今依隴西公如虎傳兩翅公非
刺史材當坐巖廊地處士魁奇姿必展平生志
東吳饒風光翠巘巖多名寺疎煙壘壘秋獨酌平
生思因書問故人能忘批紙尾公或憶姓名爲
說都樵悴杜牧懷吳中馮秀才長洲苑外草蕭
蕭却算遊程歲月遙惟有別時今不忘暮烟秋

雨過楓橋許渾送張尊師歸洞庭能琴道士洞
庭果雨來低杉松近晚移花崦巖谷初寒蓋藥
山他日相思兩行字誰人知處武陵溪又送元
畦上人歸蘇州三年無事客吳鄉南宅春深碧
畫長共醉八門迴画舸獨還三徑掩書堂前山
草過池塘滿小院秋歸枕簟涼經歲別離心盡
苦何堪紅葉下清漳李頎送顧朝陽還吳寂寞
俱不偶裏糧空入秦宦途已可識歸臥包山春
舊國指飛鳥滄波愁旅人開樽洛水上怨別柳
花新顧非熊送僧歸洞庭江山萬萬里歸去指
何峰未入連雲寺先齋越浪鍾風香迴棧橘秋
色出庵松若救吳人病須降震澤龍殷堯藩送
客還吳國水中央波濤白渺茫衣逢梅雨漬
小船入稻花香海通鹽竈山村帶蜜房欲如蘇
小小君始到錢塘李頻送劉山人歸洞庭去意
無人命唯應道是從半湖乘早月中路入疎鍾
秋盡戶蛩急夜深山雨重當時將隱者分得幾

株松卽席送許製之曹南省兄梅爛荷圓六月
天歸帆高背虎丘煙到時自見成行鴈別處休
聽滿樹蟬賣劍爲賒吳市酒攜家猶借洞庭船
待看春榜來江外名占蓬萊第幾仙蘇州寒食
日送人歸覲江城寒食下花木慘離魂幾宿投
山寺孤帆過海門蓬聲潑火雨桺色禁煙村定
看高堂後斑衣減淚痕送羅著作兩浙按獄儲
常驛盡曉三千罪囹圄應空十二州蒨綬有香籠
條馬皇華無暇狎沙鷗歸來重過姑蘇郡莫妄
題名向虎丘蘇子美送人還吳江雲春重雨垂
垂索寞情懷送客歸不慣東流促迴棹羨他雙
燕逆風飛宿送楊中允宰常熟丹舸傍江潯
嘔啞遠艣音新科持片玉能政引孤琴美進宮
坊秩榮歸里閑心名參天下儁歌著邑中黔地
志連香徑家園帶武林吳山下幾屏秀楚水一
深晚鼓停餘疊秋帆臥半陰平時按方驥後夜
望橫參陶菊何妨醉江毫且剩吟悠悠河上別

千里鬱朋簪胡宿送顯忠上人歸吳郡秋風隨
處起振錫不畱行却背嵩雲去迎看淮月生禪
通少林默詩得苧山清幾夕巖牕下忘眠聽瀑
聲梅堯臣送唐紫微知蘇臺洞庭五月水生寒
盧橘楊梅已滿盤泰伯廟前看走馬闔城下
見驂鸞吳娃結束迎新守府吏趨躡拜上官曾
過楊州能慣否劉郎盞底勸須寬梅堯臣送裴
如晦宰吳江吳田有梗香春作雪吳江下
有鱸肥膾堪切炊粳調橙羹鮑食不爲餐月
從洞庭來光映寒湖凸長橋坐虹背衣濕霜未
結四顧無纖雲魚躍明鏡裂誰能與子同去若
秋鷹掣黃鑑送李殿省赴任常熟神都尉吳山紫
翠倚晴空潘令風流向此中雨飽公田方稼稔
春生香逕雜葩紅綵纜銜尾凌波駛頰鯉駢頭
薦俎豐王季情深重聯索南雲延脰極飛鴻郭
祥正姑蘇行送胡唐臣入幕登姑蘇望五湖范
蠡扁舟竟何在吳王宮殿惟荒墟使君誰何好
平恕寬則脂韋猛則虎只今臥治聞黃公更得

高才歸幙府願令里巷歌召南風化流行成樂
土昔年引對大明殿國論軒軒動人主往持使
節臨朔方威霽秋霜愛春雨玉上青蠅誰強指
鼻端有聖寧傷斧升沈偶爾非吾嗟不用東方
且爲鼠豈聞絕代無佳人何必西施妙歌舞盛
傾綠酒鱸肥承詔還從大梁去又送朱伯原
祕校泠泠皖溪水悠悠吟孤絕迴雲雲行水動
洗雲影分幽人坐臥吟孤絕迴雲雲行水動
香釋此塵垢紛胡爲倏言別扁舟連夜發往登
姑蘇臺而望太湖月却尋史遷迹但見蒼煙滅
覽古竟論今治吳校工拙右才不施著書貽
後世何必腰黃金自享千載貴鱸魚秋正熟雲
泉味尤美若逢吳市門更訪長生理胡宿送太
守晏大夫畫角城頭向晚悲鄧侯歸旆已臨岐
西郊祖帳傾簪紱南國離聲動管絃江邊去思
歌邵父三帳年遺愛泣吳兒甘棠寂寞江邊路
是清陰蔽芾時程俱送葉善卷致仕歸吳衛尉
新除蓋次公便拋簪紱向江東秋鱸正與尊絲

美夜鶴休驚蕙帳空滿腹詩書元未試會心林
壑與誰同自憐華髮無歸處慚愧冥冥物外鴻
許渾吳門送客吳歌咽深思楚客怨歸程寺曉
樓臺迴聲作鍾江秋管吹清早潮低水檻殘月
下山城惆悵回舟日湘南春草生劉放送裴二
知蘇州著書繼以尚白送客鬼擲掄積水望江
海秋風吹軸轆貴人千騎長紫綬左魚符遺愛
明南國驩聲接舊吳曉霜繁橘柚過雨熟菘蒲
安得一尉東南屈指飛雙鳥蔡肇送錢齊明倅蘇
州一尉晚侍史焚香省戶空騎舊兒童郎君扇
枕家山水淨磨銅三年官滿東吳去爲具扁舟
一江春水○洞庭飛雨打湘絃燕寢凝香思窈
破浪風并知我老七言俱賦爲君妍雜花遶然
四者難并知我老七言俱賦爲君妍雜花遶然
迎籃輦春鳥喧洲一起鶚在秋天道
山公方啓事重看一起鶚在秋天道

吳郡志卷四十九

終

吳郡後漢李暉普訖正
山假古閣

吳郡志卷五十

雜志

吳郡 范成大 撰

吳王僚時吳邊邑處女與楚之邊邑脾梁之女
蠶爭界上之桑二家相攻吳不勝更相伐滅
吳之邊邑吳王僚怒使公子光伐楚取居巢
鍾離

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具酒請王僚僚白其
母曰公子光為我具酒期無變乎母曰光心

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防王僚乃被
棠隄之甲三重使兵衛陣於道自宮門至於
光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親戚使坐立侍皆
操長戟交軼酒酣光佯爲足疾入窟室使專
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
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軼倚專諸胸斷臆
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
左右共殺專諸衆士擾動光伏甲士攻僚衆
盡滅之遂自立是爲吳王闔閭以位遜季扎

季扎曰苟先君無廢祀社稷有奉乃吾君也
吾誰怨乎哀死事生以俟天命非我生亂立
者從之是前入之道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公
子蓋餘燭庸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光殺
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於舒吳越春秋
越王勾踐旣以西施鄭旦獻夫差又飾美女八
人納太宰嚭曰子苟能放越之罪又有美於
此者將進之案此夫差君臣皆爲美色所蠱
以致破國亡身焉

吳王夫差既爲越王勾踐所逼將死曰以三寸帛慎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越王則解綬以慎其目史記正義曰今之面衣是其遺象顧野王曰大巾覆也

晉安北將軍范汪爲巨溫所免朝廷憚溫不敢執談者爲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枉直

咸安二年巨溫矯太后詔令廢帝爲海西公徙居吳縣西七里勅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帝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終日酣暢太元十一年殂于吳與庾后合葬吳陵

隆安三年孫恩作亂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所在多破亡吳國內史巨謙出奔無錫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緣海備恩明年恩復入陝口轉寇扈瀆害山松浮海而北劉裕等并軍躡之復沿海還南裕復大破恩於扈瀆恩遂遠遁赴海自沈

咸和三年蘇峻反虞潭自吳興太守加督三吳

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遣將距管商於吳縣爲商所敗峻平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蘇峻之亂郡人顧衆爲揚威將軍義興太守還吳潛圖義舉時吳國內史庾冰奔會稽峻以蔡謨代之將軍張慙爲峻收兵於吳衆遣人諭慙慙從之衆遣告謨曰衆已潛合家兵待時而奮謨乃檄衆爲本國督護衆從弟護軍參軍颺爲前鋒督護吳中人士同時響應峻遣將弘徽鼓行而前衆與颺慙要擊戰于高

祚大破之謨以庾冰還任便去郡衆遣颺率諸軍屯無錫恐賊從海虞道入衆自往備之賊帥張健馬流攻無錫颺等大敗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吳城衆自海虞由婁縣東倉與賊戰破之義軍又集進屯烏苞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內史虞潭并檄衆爲五郡大督護潭前鋒戰沒衆還守紫壁賊黨方銳義軍沮退人咸勸衆率衆過浙江衆曰不然今守固紫壁可得全錢唐以南五縣若越他境便爲寓軍

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衆乃以明爲參軍合諸軍復進討健健退于曲阿畱錢弘爲吳令衆軍至路丘卽斬弘首衆進住吳城遣督護朱祈等九軍攻賊大破之峻平論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蔡謨謨以衆倡謀非已之力俱表相遜論者美之封鄱陽縣伯

蘇峻之役王導潛與張闔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速起義軍闔遣吳郡度支運四部穀以給

軍又與吳郡內史蔡謨等招集義兵討峻

蘇峻反遣其徒管商等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敗諸義軍峻敗後其將劉徵又率衆數千浮海入婁縣詔以郗鑒都督諸軍事討平之
巨元太元末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國

王廞以母喪居吳王恭舉兵假廞建武將軍吳國內史令起軍爲聲援廞卽墨經合衆誅殺

異已乃遣前吳國內史虞嘯父入吳興義興聚兵衆潰奔走不知所在

慕容皝僭位於燕以吳人爲吳縣隸燕國

苻堅將寇晉引群臣會議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今歲鎮星守牛斗福德在吳懸象無差未可犯也

宋江夏文獻王義恭善騎馬好遊行或二三百里孝武帝聽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烏山以望太湖

王僧達爲吳郡太守以屢遷失意吳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滿欲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中沙門竺法瑤財數百萬又立宅於吳多役工力坐免官

唐光啓初劇賊剽崑山招討使周寶遣將張郁戍海上郁叛刺史王蘊謂將兵還休不設備郁遂大掠蘊嬰城守寶遣兵討郁郁保常熟遂走海陵

楊茂實爲蘇州刺史南面招討使周寶之壻也

重斂人不聊生田令孜以趙載代之茂實不受命寶表畱不聽乃殘郛署汙垣墉而去淮將楊行密寇姑蘇別將秦裴屯崑山吳越將顧全武擊裴圍之於崑山甚急裴援絕不降頗殺傷士卒全武爲長檄諭之裴乃納款光啓中六合鎮將徐約攻陷蘇州逐刺史楊茂實擾其地劫吳越貢賦錢鏐遣其弟鉢率兵破約約竄入海中劫剽中箭死鏐以海昌鎮將沈璨權知州事

龍紀中錢鏐旣破走徐約詔給事中杜孺休爲刺史大順元年李裕陷蘇州制置指揮使沈璨害孺休及其兄延休而奔錢鏐鏐將誅之遂奔孫儒儒復以璨爲蘇州制置使孺休延休異母弟同日生至是同日死人咸異之景福元年錢鏐旣平孫儒命從弟鉢爲蘇州招緝使乾寧五年平臺濛又命曹圭爲蘇州制置使皆鏐私官也後梁開平中楊行密圍姑蘇錢鏐命其弟鋸鏢

帥江海遊奕都虞候何逢內外夾攻生擒淮將何從良閻丘真等三千餘人獲兵甲生口三十萬戰船二百餘艘鏐遂親巡姑蘇淮人圍姑蘇城中軍將孫琰號孫百萬專製守禦之具淮人以洞屋攻城琰設高竿竿上着大輪盤載大鐵渴烏引半繩運出城外而反其洞屋鼓噪而揭去之賊兵盡露因加矢石淮人退舍尋復縱巨石擊城聲如雷城中大懼琰乃盡取公私繩結網用巨木張之蔽于城

屋石之墜者悉着網中賊計遂沮

備史遺事

梁侯景遣中軍侯子鑿入吳郡以廂公蘇單于爲吳郡太守吳興太守張岷舉兵討景岷稷之子也景號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吳盜陸緝等起兵襲吳郡殺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爲主

侯景敗至晉陵得田遷餘兵因驅掠居民東趨吳郡侯瑱追及景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千人瑱進擊敗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

舸走推墮二子於水遂入海

陳吳州刺史蕭瓛能得物情三吳父老曰吾君之子也陳亡吳人推瓛爲主與蕭巖同據東吳之地隋使宇文述討之瓛立柵於晉陵城東畱兵拒述遣其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瓛大破之又遣兵別道襲吳州王褒衣道士服棄城走瓛以餘衆保包山隋將燕榮擊破之瓛匿民家爲人所執送長安斬之吳會悉平

本傳

隋大業九年劉元進舉兵應楊

從去

感將渡江

而

從去

感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共

迎元進據吳郡衆至十萬燮還俗道人長不滿七尺涉獵經史微知兵略時爲崑山博士知天下將亂謀於學而起兵赴者如歸自東陽至京口千餘里並受燮節度崇隱居常熟美姿容少不藉長七尺三寸推崇爲主煬帝將吐萬緒進軍逼之相持百餘日爲緒所敗保於黃山緒復破之燮戰死帝令江都郡丞

王世充發淮南兵擊之世充旣渡江元進與崇俱爲世充所殺劫魁帥先降世充於通聖寺佛像前燒香爲誓誓不誅殺吳人聞世充有信誓一旬之間歸首略盡世充貪而無信利在子女資財並坑斬首八千餘人於黃山之下時以爲負誓殺降不祥武德之際果遂殲夷

唐武德三年李子通度江攻沈法興法興棄毗陵犇吳杜伏威遣輔公祐攻子通子通大敗

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法興於吳郡大破之法興帥左右數百人棄城走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法興中塗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法興窘迫赴江溺死子通軍勢復振帥其群臣徙都餘杭盡收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伏威將王雄誕擊子通子通降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之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

造其城下陳國威靈示以禍福遂安感悅帥
諸將出降於是伏威盡有淮南江東之地
上元元年劉展反江淮都統李峘自潤州犇宣
城副使李莊用曰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
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收散卒
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得三千人立柵
以拒展與展將張景超戰於郁墅兵敗景超
遂據蘇州展以其將楊持璧爲蘇州刺史明
年展敗餘黨悉平展驍將王恒引兵東走至

常熟而降

永貞二年李錡跋扈於浙西朝廷以杜兼爲蘇
州刺史兼辭行上書稱錡且反必奏族臣上
然之畱爲吏部郎中元和二年錡果反以其
腹心姚志安處蘇州蘇州刺史李素爲志安
所虜錡敗乃免

白居易自杭徙蘇首尾五年自云兩地江山遊
得遍五年風月詠將殘可謂極宦遊之適矣
其在蘇夜遊西武丘詩云領郡時將久遊山

咸通中崔璞守吳郡時皮日休爲部從事與處士陸龜蒙爲文會之友風雨晦冥蓬蒿翳蒼未嘗不作詩璞間爲詩亦令兩人屬和吳中名士亦多與焉一年間所作盈積龜蒙哀爲十通曰休名之曰松陵集

乾德丙寅平望村王氏女病起言語倒亂多言灾異有成都卒楊恭者助之號天仙二娘子蘇帥聞之召入城居古宅中施符水旁郡人雲集其後虛妄之事發此女逃入人家踰年

乃獲杖之勒令嫁人收其金帛入於道宮諺曰天上天堂地下蘇杭又曰蘇湖熟天下足湖固不逮蘇杭爲會府諺猶先蘇後杭說者疑之白居易詩曰雪川殊冷僻茂苑太繁雄惟有錢塘郡閒忙正適中則在唐時蘇之繁雄固爲浙右第一矣

楊備郎中天聖中爲長溪令忽夢作詩云月俸蚨錢數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輕波在欲問何人買釣磯意甚異之明道初爲

華亭令丁內艱遂家吳中樂其土風安之因
悟夢中語嘗效白樂天作我愛姑蘇好十章
又作姑蘇百題詩行於世

吳郡解額自祥符間定制秋舉以四人爲率慶
曆中應舉者止二百人范貫之龍圖送錢正
叔赴舉序已言四人之額視它藩爲最寡熙
豐間舉人漸多增至六人三舍法行罷科舉
法歲貢四人舍法罷合三年之數爲十二人
紹興丙子增流寓一名今終場之士二千猶

爲額窄也

大觀中章莊敏公質夫之子縉爲時相誣以盜
鑄詔開封尹李孝壽來置獄連逮千餘人屯
甲士圍其家鉦鼓聲徹晝夜郡人震駭獄不
成又遣御史沈畸蕭服姚其來重鞫之甚至
州人多閉戶或自門隙中窺觀不敢正視識
者知其非太平氣象其後遂有建炎金狄之
禍方章氏事前城中小兒所在群聚而唱云
沈逍遙沈逍遙莫知其由已而三御史至

丁晉公兒童時嘗從老郁先生學郁居光盪巷
淳化中公自參知政事拜平江軍節度使知
昇州以本鎮節旄還家首詣郁居拜之堂下
郁呼曰拜殺老夫矣話舊款密且云謂少年
狹劣先生教誨痛加榎楚使得成立皆先生
賜也郁沒公遣吏治後事甚嚴

本朝陳文惠公堯佐能為詩世稱其吳江詩云

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
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鄉今吳江口有鱸

鄉亭蓋取公句

江鄰幾善為詩清談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
事謫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冤誰與
辨臯橋客死世同悲用事甚精當劉貢父詩話

南北章本建安人郇公得象之裔後徙居吳兩
族申公子厚家州南莊敏公質夫家州北兩
第屹然相望甲於郡城人號為南北章今其
兩族子孫仕者不絕

賀鑄字方回本越人後徙居吳之醋坊橋作吳

趨曲甚能道吳中古今景物方回有小築在盤門外十里橫塘嘗扁舟往來作青玉案詞黃太史所謂解道江南斷腸句如今只有賀方回卽此詞也

王明之岐公之子在姑蘇有所愛比至京師爲公強畱之逾時作詩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筋歸期畫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碧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蠟窺人一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句甚工

石林詩話

葉左丞夢得居吳下一日出閶門至小寺中壁間有題詩一絕云黃葉西陂水漫流蘆篠風急送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丘意極嘉之而不書名氏寺僧云吳縣主簿寇國寶所作也國寶徐州人從陳無已學云

石林詩話

朱冲本以常賣爲業常賣者收拾毀棄及破缺畸殘器物沿門販鬻者以過犯再杖脊而徒

後乃變業賣藥家浸溫能以錢米 藥調給
飢寒老病者宣政間其子勔因中貴人遂以
花石得幸人家園館及墳墓有一花一木之
佳者悉用黃封徑取之并鑿太湖石同載以
進奉京師謂之花石綱所過橋梁礙綱者毀
折以過發運司綱舟悉撥充花石綱父子俱
建節鉞卽其家作雙節堂又画 徽廟御
容立御容殿於家監司郡守就朝朔望日勔
嘗預曲宴上親握其臂遂以黃帛纏之與人

揖不舉此臂弟姪聯姻帝族園丁悉賜金紫
靖康初元勔伏誅竄其家海上其門下人得
告身者盡禡之今其地爲張循王宅

闔閭十年國東有夷人侵逼吳境吳王大驚令
所司點軍王乃宴會親行平明出城十里頓
軍憩歇今憩橋是也王曰進軍所司又奏食
時已至令臨頓吳軍宴設之處今臨頓是也
夷人聞王親征不敢敵收軍入海據東洲沙
上吳亦入海逐之據沙洲上相守一月屬時

風濤糧不得度王焚香禱天言訖東風大震
水上見金色逼海而來達吳王沙洲百匝所
司撈漉得魚食之美三軍踴躍夷人一魚不
獲遂獻寶物送降欵吳王亦以禮報之仍將
魚腹腸肚以鹹水淹之送與夷人因號逐夷
夷亭之名昉此吳王回軍會群臣思海中所
食魚問所餘何在所司奏云並曝乾吳王索
之其味美因書美下着魚是爲鯨字今從失
非也魚出海中作金色不知其名吳王見腦

中有骨如白石號爲石首魚

吳地記

吳郡志卷五十

終

夙龍後季毛晉訂正
重刊于虞山汲古閣

余舞象之年應童子試入郡受業于伯暉
高師師為府學博士負率余登大成殿禮
夫子像次謁韋刺史祠見西廡方策半架
塵封蠹蝕抽而視之廼吳郡志不知何人
所作何代所鐫也裊從太史公錢師榮木
樓獲宋刻范文穆公吳郡志珍為髻珠亦
不知其板何在也適禹脩方公為雲間刺
史葺理郡志馳書招余與省公先生共事
回携此帙入頑仙廬眉公開卷見門類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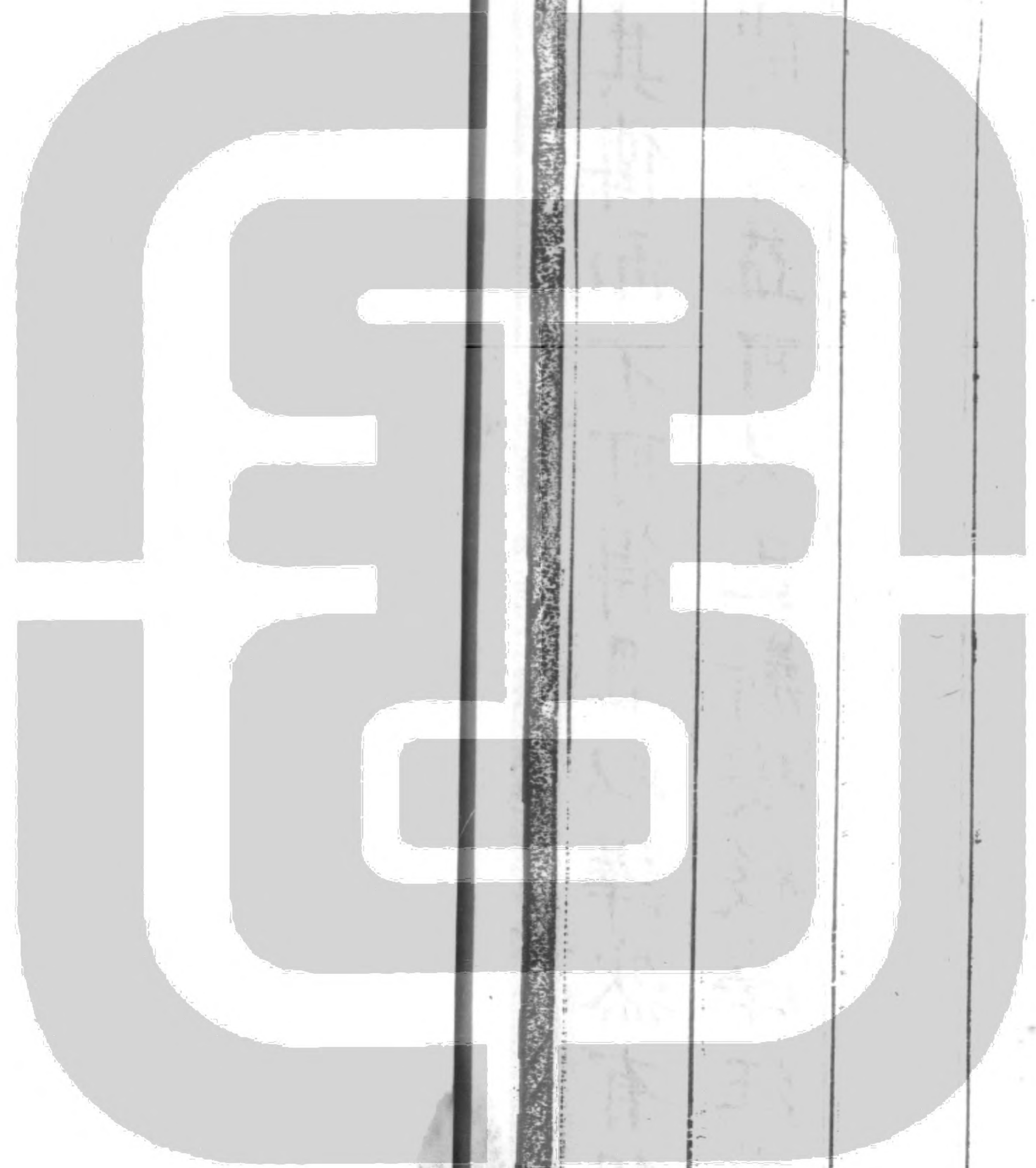
目擊節嘆賞得未曾有題數語于後時有
史辰伯在座眉公指謂余曰貴郡文獻都
在此老腹笥中史曰掀髯縱談撫卷曰此
志為趙宋紹定刻板葺學宮葺刺史祠中
余恍然昔年所見深媿童蒙覲面失之亟
理棹入吳門再拜葺祠但見朽木五片疊
香爐下模板尋行與葺本無二叩訪其餘
已入庖丁爨煙矣嗚呼惜哉異代異寶不
遇賞音竟付煨燼尚留蠹餘木屑豈神授

余耶亟鋟諸梓以畚神貺惜文穆公全集
杳不可得活字詩稿豕不堪着眼僅存
田園雜興石版在石湖草堂當與白太傅
詩石記為一郡雙壁郡人毛晉識

乙亥歲次八年也
子晉年三十七

余家新安之西麓邨幼從先人游學於吳
今在吳十有五年矣余聞先人之訓曰君
子居其邦必不敢苟且以混俗况吳大郡
也山水清嘉衣冠所聚繪圖續記代不乏
人然世遠迹湮不可得見者僅存其目於
藝文誌中收殘綴軼曷可緩哉乙未季冬
虞山毛子修遠寓書吳門載所刻范文穆
公吳郡志板屬余校修行世余觀其刻畫
完好數十年束之高閣者略不為蟲齧鼠

傷其愛護之如拱壁也亦可知已甚為嘉
美不置云及讀南塘趙先生序反覆証明
乃益曉然於古人之紀載如此其整嚴也
彼求附入者則拒而不許一時譁然姑俟
之越四十年而論始定何其難也今學者
易言作志然而骫骳將順罔識剪裁不幾
以千載之褒貶為一人之愛憎耶良可歎
也夫作志而不得其人不如勿作作亦勿
傳若文穆公所編之志非但譁然者欲阻
其傳而不可得且以譁然有阻其傳者而
傳乃益可久已新安後學汪瑞齡謹識



高小
館藏

五

